京劇叢刊

第四十六集

法門寺

水淹下邳

陵母伏劍

界牌关

中国戏曲研究院編輯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 剧 丛 刊

第四十六集

中国戏曲研究院編輯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6号
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統一書号：10069·209　字数67,000　开本787×1092耗1/32　印張3 2/4
1959年3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600册
定价0.34元

編輯凡例

一、編印《京剧丛刊》的目的，是为了选擇中国京剧中的优秀剧本整理出版，供各地剧团和讀者們参考。

一、《京剧丛刊》所收的，多数是目前比較流行的京剧傳統剧本（包括一部分京剧舞台上比較流行的昆曲剧本）；但亦酌量选取一些目前虽不很流行而內容和表演艺术較优秀的值得推广的旧有剧本，以及經过实驗演出并有一定影响的改編、創作的剧本。

一、凡傳統剧本，都是根据目前舞台上流行的底本进行整理的。其中若有比較重要的改动，即在每剧的"前記"或"附注"中有所說明。

一、所有傳統剧本的整理工作，絕大部分都吸收了对該剧的內容和表演方面有經驗的演員参加，并經过了实驗演出。

一、我們曾力求以严肃謹愼的态度对待这一工作，但以能力有限，难免有不够妥善之处，希望各地演員、專家和讀者們指正。

目　　次

法　門　寺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前　記

明代，正德皇帝宠信的宦官刘瑾陪侍皇太后去到法門寺拈香，突然来一少女宋巧姣篡告御状。

宋巧姣状告郿塢县令赵廉，說他把自己的丈夫傅朋誣为孙家庄杀人案內的凶犯，同时，她也指出眞正的凶手乃是刘媒婆的兒子刘彪。

太后命刘瑾审明此案，刘瑾傳来赵廉，限他三天把全案人犯傳齐候审。

赵廉傳到人犯，訊明凶手确是刘彪，并从他的口供里又找出另一綫索，發現宋巧姣的兄弟宋兴兒竟被地保刘公道打死在朱砂井內。

赵廉依限将人犯带齐，送請刘瑾定案，刘彪、刘公道等分别处刑，傅朋当堂被释，刘瑾的亲信賈桂因事前收了赵廉的賄賂，替他講了好話，于是赵廉也升为知府。

这个剧本是根据中国京剧院演出本，并参考一般舞台演出本，由該院文学組校訂的。

剧中人物

贾　桂（丑）	刘　瑾（净）	太　后（老旦）
宋国士（生）	宋巧姣（青衣）	赵　廉（生）
刘媒婆（彩旦）	刘　彪（净）	刘公道（丑）
傅　朋（小生）	孙玉姣（旦）	和　尚
皂吏甲（丑）	皂吏乙（丑）	四衙役
四校尉	四大鎧	四宫女

第　一　場

〔四校尉、四大鎧、喝威、贾桂引刘瑾上。

刘　瑾　（念引）威权震朝廊，深感皇恩蕩。①（念詩）

四海騰騰庆升平，錦綉江山屬大明；

滿朝文武尊咱貴，何必西天把佛成。

咱家刘瑾，乃陕西延安府的人氏。自幼七岁净身，九岁进宫，一十三岁伺候老王，老王駕崩，扶保正德皇帝登基。我与当今万岁，明为君臣，暗是手足的一般；內管三宫六院，外管五府六部十三科道，执掌生杀之大权。太后老佛爷十分宠爱，将咱家認为义子螟蛉干殿下，封咱九千岁之职。——桂兒

呀！

賈　桂　嗻！

刘　瑾　咱們爷兒們說得喀②啦吧？

賈　桂　敢情。您这会兒称得起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啦，这会兒誰还比得了咱們老爷兒們！喲！哈哈哈……

刘　瑾　哈哈哈……太后老佛爷要上法門寺拈香，鑾駕齐备了沒有？

賈　桂　齐备多时，凈候着您請駕哪。

刘　瑾　候着！待咱家請駕。

賈　桂　是。

刘　瑾　兒臣有請母后。

〔四宮女引太后上。

太　后　（念引）一心赴蟠桃，但願得長生不老。

刘　瑾　兒臣見駕母后千岁。

太　后　皇兒平身。

刘　瑾　千千岁。

太　后　兒呀，为娘要往法門寺拈香，鑾駕可曾齐备？

刘　瑾　俱已齐备。

太　后　吩咐起駕法門寺！

刘　瑾　遵旨——桂兒呀。

賈　桂　嗻！

刘　瑾　起駕法門寺！

賈　桂　嗻！——校尉們！

四校尉　有。

賈　桂　起駕法門寺呀！

四校尉　啊。

〔"一江風"牌子，众圓場同下。

第　二　場

〔宋国士、宋巧姣上。

宋国士　哎呀兒呀！你看千岁前护后拥，此状不告也罢！

宋巧姣　爹爹呀！慢說是前护后拥，就是刀山……

宋国士　怎么样啊？

宋巧姣　唉！女兒也要前去呀……（唱西皮散板）

明知道深山有豺狼虎豹，

哪一日又断了农夫砍樵！

宋国士　兒呀！（接唱）

兒告那父母官其罪非小，

宋巧姣　（接唱）

有理事哪怕他王法律条！

宋国士　（接唱"哭头"）

怕只怕連累兒性命难保，我的兒啊！

〔"扫头"，宋巧姣挣脱宋国士跑下，宋国士追下。

第 三 場

〔接"一江風"牌子，接吹打，四校尉、四大鎧、四宮女、賈桂、刘瑾、太后同上。和尙迎上。

太　后　兒呀，問問庙內僧人哪里潔净，为娘也好打坐。

刘　瑾　遵旨。——桂兒呀！

賈　桂　嗻。

刘　瑾　問問庙里的和尙，哪兒潔净，太后老佛爷要打坐。

賈　桂　嗻。——庙里住持的！

和　尙　有。

賈　桂　庙里头哪兒潔净，太后老佛爷要打坐。

和　尙　观音堂。

賈　桂　候着！——啓千岁：观音堂。

刘　瑾　擺駕！

賈　桂　是。——和尙带路，校尉的擺駕呀！

四校尉　啊。

〔西皮"小开門"，众圓場，进入，和尙进茶。

賈　桂　（将賞封放在茶盘上）多念万寿經啊！

和　尙　阿弥陀佛！（下。）

宋巧姣　（內）走哇！（上）寃枉！

四校尉　（喊威）哦！

刘　瑾　桂兒呀！

賈　桂　嗻。

刘　瑾　外头什么事，这么鷄猫子喊叫的？

賈　桂　奴才不知道啊。

刘　瑾　瞧瞧喀！

賈　桂　嗻。——校尉嗬？

四校尉　有。

賈　桂　什么事这么鷄猫子喊叫的？

四校尉　有一民女喊寃。

賈　桂　候着！——启千岁，有一民女喊寃。

刘　瑾　哦，有个民女喊寃。

賈　桂　是。

刘　瑾　这兒沒她的父母官嗎？

賈　桂　有。她不去，有什么法子！

刘　瑾　这是成心攪哇。

賈　桂　可不是嘛！

刘　瑾　綁下，杀了她！

賈　桂　是。——杀了她！

太　后　且慢！

刘　瑾　慢着！候旨意。

賈　桂　听信兒。

太　后　大佛宝殿哪有杀人之理，看那女子身旁有状无状。

刘　瑾　遵旨。——桂兒呀！

賈　桂　是。

刘　瑾　这佛殿上可怎么能够杀人哪！

賈　桂　可說的是哪！

刘　瑾　誰的主意？

賈　桂　奴才不知道哇。

刘　瑾　不知道？看看女子身旁有状子沒状子！

賈　桂　嗻。——校尉嘚，搜搜女子身旁有状无状！

一校尉　是。（从宋巧姣身上搜出状紙，交給賈桂）有状。

賈　桂　有状子？好哇，这是成心打官司来的。——啓千岁：有状子。

刘　瑾　怎么咋？有状子？孩兒呀，你的差事可来啦。

賈　桂　奴才有什么差事呀？

刘　瑾　命你跪在丹墀，高声朗誦，淸淸楚楚，一个字兒一个字兒念給太后老佛爷与咱家我听。念咯！

賈　桂　嗻！

刘　瑾　咯呀！

賈　桂　是。

刘　瑾　咯！

賈　桂　您瞧，我这兒不是咯哪嗎！

刘　瑾　不带你出来，死乞白賴的要跟着，有这么点兒差事还不够猴兒崽子你蹭棱子的哪！

賈　桂　沒敢跟您蹭棱子呀！

刘　瑾　念咯！

賈　桂　嗻！——哪兒寃不了，你單跑这兒寃来！咳！

刘　瑾　桂兒呀，这头一个字兒念"咳"嗎？

賈　桂　我还沒念哪。（持状紙跪念）具、具、具……你倒写清楚点兒，这怎么念哪！

刘　瑾　桂兒呀，这头一个字兒念什么？

賈　桂　具。

刘　瑾　鋸？

賈　桂　是。

刘　瑾　再鋸就躺下啦。念状子！

賈　桂　是。（念）具上告状女宋氏巧姣求雪夫含寃事呀！

刘　瑾　着哇！、照这个样兒慢慢兒往下念！

賈　桂　嗻。——（接念）窃巧姣系郿塢县学庠生宋国士之女，謹遵父命，許配世襲指揮傅朋为妻，六礼已成，尙未合卺；忽聞氏夫身遭飞禍，赶即查問起事情由，方知氏夫因丁父憂尙未授职，現已服滿前往各处謝孝，經过孀妇孙氏門前，无意中失落玉鐲一只，被孙玉姣拾去；时有刘媒婆从旁窺見，即此誆去玉姣綉鞋一只，命她兒刘彪在大街之上，向氏夫訛詐，因此二人爭斗一处；当經刘公道解劝，并未公允，随即隔散。彼时，又出孙家庄黑夜之間刀伤二命，一无凶器，二无見証，无故又将氏夫拿在公堂，一味刑求，暗无天日，氏夫乃文弱書生，不堪痛楚，只得惧刑屈招，拘留监獄。窃巧姣一聞此言，惊駭异常，事已情急，因此不顧生死，具状上

告，伏求俯准提案訊究，务得确情；一雪奇宽，二重生命，則衔結至死永无及極矣。謹状啊！③——哎喲，我的姑奶奶，您少写点兒好不好！——千岁請看。

刘　瑾　（接状紙）眞难为你，会把它念下来啦。

賈　桂　可不是嘛！

刘　瑾　状子在此，母后請看。

太　后　将那女子，带进大佛宝殿，为娘亲自問話。

刘　瑾　遵旨。——桂兒呀！

賈　桂　嗻。

刘　瑾　将那女子带进大佛宝殿，太后老佛爷亲自問話！

賈　桂　嗻。——校尉嗍！

四校尉　有。

賈　桂　把女子喚醒，带进大佛宝殿，太后老佛爷要亲自問話哪。

一校尉　民女醒来！

宋巧姣　（唱西皮搖板）

一霎时好一似鷹啄雀燕，
吓得我魂灵兒飞上九天。
猛然間睜开了昏花眼——
战兢兢跪至在大佛殿前。

賈　桂　告状的小妞兒，上面坐的是太后老佛爷，这旁坐的是我家千岁爷，有什么話往上回，别害怕，說你的！

宋巧姣　皇太千岁容禀！（唱西皮倒板）

　　宋巧姣跪至在大佛宝殿。

四校尉　（喊威）哦！

刘　瑾　嗳……桂兒呀，外头怎么又嚷上啦？

賈　桂　奴才不知道哇。

刘　瑾　瞧瞧咯！

賈　桂　嗻。——我說校尉們！怎么又嚷上啦？

四校尉　千岁爷的虎威。

賈　桂　得啦，不要这个够使的！滚下去！——还楞着哪，猴兒崽子！

〔四校尉、四大鎧分下。

賈　桂　小妞兒，慢慢兒地說你的，別駭怕！

宋巧姣　皇太、千岁……（哭，接唱慢板）

　　尊皇太与千岁細听奴言：

　　小女子家住在郿塢小县，

　　遵父命与傅朋匹配良緣。

　　那一日我的夫他大街游玩，

　　将玉鐲失落在孙家的門前；（轉二六）

　　孙玉姣拾玉鐲被那媒婆看見，

　　因此上誆綉鞋引奸卖奸。

　　孙家庄黑夜里刀伤二命案，

　　那位县太爷就将奴的丈夫拿 問 在 监。（轉“哭头”）

　　望皇太与千岁审明此案，皇太呀！（接唱搖

板）

到来生变犬馬結草銜环。

刘　瑾　啓禀母后：听这女子之言，大略与状子相同，請母后定夺。

太　后　兒呀，将此案审明，胜似为娘燒香还願。

刘　瑾　遵旨。——外厢起駕呀！

賈　桂　起駕呀！

刘　瑾　送駕！

〔吹打，四宫女引太后下，四校尉分上。

刘　瑾　桂兒呀！

賈　桂　嗻。

刘　瑾　法門寺屬哪兒管？

賈　桂　屬郿塢县。

刘　瑾　郿塢县的知县来了嗎？

賈　桂　来倒是来啦，請个安又回啦。

刘　瑾　呦，好大的架子呀！

賈　桂　架子不小哇！

刘　瑾　咱們爷兒們得斗斗他。

賈　桂　是。

刘　瑾　拿我令箭，命校尉的把郿塢县的知县提拉来！

賈　桂　（接令箭）嗻。——校尉嘚！提溜郿塢县去！

一校尉　啊。（接令箭下。）

刘　瑾　告状的女子，咱家可去傳你家父母官去啦，等他来嘍，自管跟他对詞，别駭怕，有什么事情都有

咱家哪。

宋巧姣　全仗千岁。

〔一校尉带赵廉上，校尉交回令箭，赵廉哆嗦跪下。

賈　桂　来得眞快呀！——千岁，郿塢县到，郿塢县到。（見刘瑾置之不理，大声地）郿塢县到哇！

刘　瑾　你这孩子在我这兒嘀咕什么哪？

賈　桂　我还嘀咕哪，郿塢县来啦。

刘　瑾　我知道。

賈　桂　您瞧，又知道啦。

刘　瑾　嗳，他在哪兒哪？

賈　桂　您順着我手兒瞧，那不就是嗎！

刘　瑾　噢，就是蹲着的那孩子？

賈　桂　人家孩子跪着哪。

刘　瑾　这得問問他。

賈　桂　得問問他。

刘　瑾　下跪敢是郿塢县的县太爷嗎？

赵　廉　臣不敢，赵廉。

刘　瑾　桂兒呀，他叫什么？

賈　桂　他叫笊籬，就是撈扁食那玩意兒。

刘　瑾　赵廉兒呀！簾兒头，簾兒头！哈哈！——見了咱家为何不抬起头来？

赵　廉　有罪不敢抬头。

刘　瑾　哎喲，哎喲！您沒什么罪过，抬起头来，咱家看看你。

赵　廉　謝千岁。（抬头。）

刘　瑾　嘔！

賈　桂　低头！

刘　瑾　好个大胆的郿塢知县，孙家庄，黑夜之間刀伤二命，一无凶器，二无見証，怎么咋，竟敢把个世襲指揮拿問在监，哥兒呀，哥兒呀（笑）哈哈哈……可你那眼睛里还有皇上嗎？

賈　桂　沒啦。

刘　瑾　嗯！既沒有皇上，你还瞧得起咱家我嗎？

賈　桂　我說老爷子，这話可这么說啦，他要瞧不起您，他还瞧得起“藕”（我）嗎？

刘　瑾　沒說的，把紗帽給他摘下来！

賈　桂　嗻。（摘下赵廉紗帽）摘下来！

赵　廉　千岁！（唱散板）

　　　　小傅朋他本是杀人凶犯－

刘　瑾　你往了吧！小傅朋是杀人凶犯，不用說，你瞧見啦，是你給他买的刀嗎？

赵　廉　千岁！

刘　瑾　說好的吧！

赵　廉　（接唱）

　　　　臣問他口供时件件招全。

　　　　在公堂未用刑他自己招認，

　　　　因此上臣将他拿問在监。

刘　瑾　巧姣对来！

宋巧姣　千岁呀！（接唱）

县太爷說此話真假难辯，

去拿到刘媒婆細問根源。

刘　瑾　年輕輕兒的，打官司可别拉扯好人哪！

宋巧姣　不敢。

賈　桂　老爷子，您看这状子上可有个刘媒婆。

刘　瑾　噢，有个刘媒婆。——那么，她住哪兒呢？

宋巧姣　住在白衣庵。

刘　瑾　那么，你呢？

宋巧姣　也住在白衣庵。

刘　瑾　桂兒呀，你瞧瞧，拿这么体面的孩子跟那堆无賴游一塊兒打連連，日子要是長啦，哎呀，怕鬧不出好兒来吧！

賈　桂　簡直地沒好兒。——你呀，趁早兒找房搬家。

刘　瑾　你給房錢哪？

賈　桂　不成，連我还住庙哪。

刘　瑾　你躲开这兒吧！命校尉的抓刘媒婆！

賈　桂　是。（接令箭）——校尉嘚，抓刘媒婆！

〔二校尉接令箭下。

刘　瑾　桂兒呀，把这張状子給县台去瞧瞧，告訴他說：作了一任好父母官，众兒女百姓无恩可报，弄張字紙把他給刷下来啦。

賈　桂　嗻。——县太爷，起来！

赵　廉　（起立向前）啊，公公！

賈　桂　公公，还嘚兒婆婆哪，我又公公啦！老爷子說啦，有張状子讓你瞧瞧，作了一任好父母官，兒女百姓无恩可报，弄張字紙，把您給刷下来啦！

赵　廉　慚愧！

賈　桂　蝉蜕呀，藥鋪里买去，拿去瞧瞧吧！（欲交状，又收回）嗨，嗨！我說，您認識字呀？

赵　廉　二甲进士出身，哪有不識字的呀！

賈　桂　知县还認識字，可眞难得啊！

赵　廉　取笑了。（接状，念）“具告状民女宋氏巧姣……”啊？这巧姣二字，我在哪里見过，怎么一时想她不起！

宋巧姣　啊，县太爷！难道就把你姑娘忘怀了么？

刘　瑾　嘿，桂兒呀，敢說話呀！

賈　桂　敢說話。

赵　廉　（与刘瑾同时，問宋巧姣）你就是宋国士之女，名喚巧姣么？

宋巧姣　正是你姑娘！

赵　廉　为何告此刁状？

宋巧姣　替夫伸寃，何为刁状？

赵　廉　先前为何不告？

宋巧姣　先前不知。

赵　廉　如今呢？

宋巧姣　如今才曉！

刘　瑾　（申斥赵廉）得啦得啦！这是有王法的地方兒，

当着我，你还来这一套恶官僚習气哪！

〔赵廉急跪下。

宋巧姣　千岁呀！（唱散板）

将一樁人命案胡乱判断，

竟把个指揮官拿問在监。

〔二校尉押刘媒婆上，校尉交令箭，刘媒婆直向公案前走去。

刘媒婆　喲，千岁爷，您好哇！

〔刘瑾向后躲，賈桂扯刘媒婆跪下。

賈　桂　跪下，跪下！

刘　瑾　这是誰呀？

賈　桂　刘媒婆。

刘　瑾　噢，这就是刘媒婆！好德行啦。——三头对案，給我說！

刘媒婆　千岁容禀！（唱散板）

孙玉姣拾玉鐲被我看見，

因此上誆綉鞋勾奸卖奸。

宋巧姣　千岁！她有一子名唤刘彪，每日在大街慣作杀生害命之事。——孙家庄一刀連伤二命，不是你的兒子所为还有何人！（打刘媒婆咀巴。）

刘媒婆　哎喲！

赵　廉　着哇！

刘　瑾　嗳，哪兒点火兒，你这兒着啦？

宋巧姣　千岁呀！（唱散板）

她一子名刘彪敲詐訛騙，

人命案定是他惹起祸端。

赵　廉　噢！（接唱）

才知道小刘彪是杀人的凶犯，

却原来这內中有許多的牵連；（接"哭头"）

在庙堂恕为臣才学淺，千岁爷呀！

望千岁开大恩限臣三天。

刘　瑾　哇！（唱散板）

好一个大胆的郿塢知县，

把一椿人命案审問倒顚；

限三天将人犯一齐带見！

少一名将人头悬挂高杆。

桂兒呀，这兒有錠銀子，給那告状的小女子，告訴她說：官司算她贏啦，还沒落案哪，哪时傳哪时到！

賈　桂　嗻。——小妞兒！

刘媒婆　嗳，您叫我哪？

賈　桂　你呀，你成了妞兒她姥姥啦。

宋巧姣　啊，公公何事？

賈　桂　告状的小妞兒，起来！千岁爷賞你官宝一錠，家去安分守己的过日子；官司算你贏啦，还沒落案哪，哪时傳哪时到！（付官宝）回去吧！（輕声囑咐）謝謝千岁！

宋巧姣　多謝千岁！

刘　瑾　不用謝啦，回喀吧！

宋巧姣　(向赵廉)啊，县太爷，你往上看。

赵　廉　看什么？

宋巧姣　这才是有王法的所在呢！

赵　廉　你告的好刁状。还不下去！

宋巧姣　才知道你姑娘的厉害！

刘　瑾　得啦，得啦！姑奶奶少說一句吧！誰还不知道！

〔宋巧姣下。

刘　瑾　桂兒呀，把紗帽給他戴上！

賈　桂　对啦，别着了風。

刘　瑾　咱家将刘媒婆交付于你，限你三天，将一干人犯带齐，短少一名，要你的脑袋。下喀！

赵　廉　謝千岁！

〔赵廉拉刘媒婆下。

刘　瑾　嗳，这該怎么着啦？

賈　桂　沒事啦。

刘　瑾　沒事啦？

賈　桂　对啦。

刘　瑾　太后老佛爷呢？

賈　桂　入了寢宫啦。

刘　瑾　搭轎請安哪！

賈　桂　搭轎請安！

〔吹打，四校尉、賈桂、刘瑾同下。

第 四 場

〔“水底魚”，赵廉拉刘媒婆上，四衙役、皂吏甲、乙迎上。

皂吏甲乙　迎接太爷。

赵　廉　将刘媒婆带在馬后，打道孙家庄！

皂吏甲乙　是。

〔众同下。

第 五 場

〔宋国士上。

宋国士　（唱西皮摇板）

我兒告状未回轉，

倒教老汉挂心間。

宋巧姣　（内）走哇！（上唱摇板）

千岁爷他待我恩德不淺，

回家来見爹爹細說根源。

参見爹爹。

宋国士　我兒回来了！

宋巧姣　回来了。

宋国士　状紙可曾遞上？

宋巧姣　状紙遞上了。

宋国士　千岁怎样吩咐？

宋巧姣　千岁吩咐那赃官，三日将人犯带齐，若短少一名，命那赃官提头来見。

宋国士　这才是有王法的所在。

宋巧姣　千岁賞兒官宝一錠，爹爹收下。

宋国士　为父收下。

宋巧姣　啊，爹爹，何不去到大街，打探我兄弟下落！

宋国士　为父早有此意，只是有些放心不下。

宋巧姣　爹爹，女兒如今是不怕人的了。

宋国士　噢，兒如今是不怕人的了？

宋巧姣　正是。

宋国士　如此，兒好好看守門戶，我去去就来。

宋巧姣　遵命！

〔宋国士下。

宋巧姣　（唱摇板）

县太爷他被我吓破了胆，

宋巧姣可算得女中的魁元。（下。）

第六場

〔“水底魚”，四衙役、皂吏甲、乙押刘媒婆引赵廉上，刘彪迎上。

刘　彪　刘彪迎接太爷。

皂吏甲乙　刘彪迎接太爷。

赵　廉　綁了！

皂吏甲乙　是。（綁刘彪。）

〔“水底魚”，众圓場，刘公道迎上。

刘公道　刘公道迎接太爷。

皂吏甲乙　刘公道迎接太爷。

赵　廉　带在馬后！

皂吏甲乙　是。

〔“水底魚”，众圓場。

皂吏甲乙　来到孙家庄。

赵　廉　两廂搜来！

皂吏甲乙　是。（两边搜索下，分持鋼刀、綉鞋上。）

皂吏甲　鋼刀一把。

皂吏乙　綉鞋一只。

赵　廉　鋼刀入庫，綉鞋放下！——带刘媒婆！

皂吏甲乙　刘媒婆！

刘媒婆　伺候太爷。

赵　廉　勾奸卖奸可是此物？

刘媒婆　不錯。正是此物。

赵　廉　下去！——带刘彪！

皂吏甲乙　刘彪！

刘　彪　伺候太爷。

赵　廉　怎样訛詐傅朋，从实招来。

刘　彪　小人打架是眞，訛詐是假，內有刘公道他解过劝来。

赵　廉　下去。——带刘公道！

皂吏甲乙　刘公道！

刘公道　太爷来啦，太爷来啦。

皂吏甲乙　怎么說話哪？

刘公道　刘公道来啦。

皂吏甲乙　跪下！

刘公道　与太爷叩头。

赵　廉　刘彪訛詐傅朋，可是你解过劝来么？

刘公道　回禀太爷的話：他們打架是眞的，这小子訛詐也是眞的，小人我解劝也是眞的，宗宗件件都是眞的。

赵　廉　下去！——带刘彪！

皂吏甲乙　刘彪！

刘　彪　伺候太爷。

赵　廉　訛詐是实。孙家庄一刀連伤二命，定是你这狗才所作的了。

刘　彪　小人只会宰杀牛羊，我不懂得啥叫作杀人。

皂吏甲乙　他不招。

赵　廉　掌咀！

刘　彪　别打，别打，有招，有招！

赵　廉　講！

刘　彪　那日我宰杀回来，打从孙寡妇門前經过，只見她的門兒是半掩半开，是我挨身而进，听得她的房中有男女呼声，小人自当是那傅朋与孙玉姣作那苟且之事，我身带有宰杀的鋼刀，我就咵叹，一刀杀了两个。小人乃是初犯，大人，我下次再也不敢了。（起身欲走，又被皂吏按下。）

皂吏甲乙　跪下！

赵　廉　哼，刀伤二命，还說是初犯；为何男尸有头，女尸无头？

刘　彪　刘公道解劝不公，我把人头丢在他家去了。

赵　廉　下去！

刘　彪　謝太爷。

赵　廉　带刘公道！

皂吏甲乙　刘公道！

刘公道　太爷又来啦，太爷又来啦。

皂吏甲乙　跪下！

刘公道　与太爷叩头。

赵　廉　身当乡約，隐瞞人头不报，該当何罪？

刘公道　人头在脖子上長着哪。

皂吏甲乙　他不招。

赵　廉　与我掌咀！

刘公道　别打，别打，小人有招，有招。那天晚上，也就是一更多天兒不到二更天兒，二更多天兒不到三更天兒，三更……

皂吏甲　嗨，到底什么时候啊？

刘公道　二更半半兒唄，我正在柜房兒里算賬哪，就听見后头院里扑嗵地一声……

刘　彪　刘公道，那是老子給你送人头去了哇。

刘公道　人头是你給我送去的？

刘　彪　是咱送的呀！

刘公道　改日我登門叩謝。

刘　彪　好說好說。

刘公道　我打个灯亮兒这么一看，原来是个血淋淋的人头。这个人头見了我，可就出了怪啦，它就这么滴溜溜……不見啦。

皂吏甲乙　不招。

赵　廉　打！

刘公道　别打，有招。小人怕打官司，把它丢在朱砂井啊！

赵　廉　下去！——来，打道朱砂井！

皂吏甲乙　是。

〔“水底魚”，众圓場。

皂吏甲　来到朱砂井。

赵　廉　打捞人头！

皂吏甲乙　是。（下。）

宋国士　（上，唱西皮摇板）

将身来在大街口，

观看赃官审人头。

皂吏甲　（持人头上）回禀太爷，人头有啦。

赵　廉　人头有了，官司就好落案了。

皂吏乙　（上）哦！——井內还有死尸一口。

赵　廉　噢！还有死尸一口？

皂吏乙　正是。

赵　廉　快快打捞上来！

皂吏甲乙　是。（下，抬死尸上。）

赵　廉　向前驗来！

皂吏甲　是。（驗尸）脑后有一打伤，还是鉄器。

赵　廉　带刘公道！

皂吏甲乙　刘公道！

刘公道　伺候太爷。

赵　廉　刘公道，井內死尸是哪里来的？

刘公道　这个死尸呀，它是古来就有。

皂吏甲乙　不招。

赵　廉　掌咀！

刘公道　慢着，有招。他是我的小作活兒的，我隐藏人头，他在后头跟着，我怕他咀不稳，我就一鎬，把他給鎬到井里咧！

赵　廉　好狠的心腸，他叫什么名字？

刘公道　他叫宋兴兒。

宋国士　閃开了！（唱散板）

一見我兒命丧了，

兒啊……（哭。）

赵　廉　这是何人？

皂吏甲　宋先生。

赵　廉　死尸呢？

皂吏甲　是他的兒子宋兴兒。

赵　廉　对头到了哇！

宋国士　（接唱）

怎不叫人哭嚎啕。

我这里上前打公道——（“扫头”，欲打，被拦住。）

赵　廉　啊，宋先生。

宋国士　呀呸！哪个不曉得我是宋先生！

赵　廉　你今前来敢莫是認尸？

宋国士　你审得不公，我是不能認尸。

赵　廉　哼，既不認尸，攪鬧尸場。——来，轟了下去！

皂班甲乙　下去！

宋国士　（叫头）赵廉哪，赃官！此尸乃是我兒，名叫宋兴兒。曾在刘公道家中以为雇工人氏，不想被这老狗打死在朱砂井內，我也曾告在你这赃官衙中，你这赃官放着人命官司不究，反說我兒盜物逃走，罰了我十两紋銀，今日有了銀子便罢，如若不然，破着我这穷秀才不要，我就与你拚了！（一头撞去，又被皂吏拦住）我上告你去了！（下。）

皂吏甲乙　上告太爷去啦。

赵　廉　喚他轉来！

皂吏甲乙　宋先生，宋先生！回来呀！——去远啦。

赵　廉　无用的奴才！待本县亲自去喚。——啊，宋先生轉来！宋先生……

刘公道　宋先生回来，十两銀子……

赵　廉　（回身夺过皂吏的堂板，向刘公道打去）好奴才！

（唱散板）

骂声公道老禽兽，

平白道人把物偷；

朱砂井边下毒手——（打刘公道）

活活打死你这老蠢牛！

皂吏甲　回稟太爷，刘公道打不得啦。

赵　廉　怎么打不得了？

皂吏甲　打死刘公道，这場官司就沒有活口兒啦。

赵　廉　依你之見呢？

皂吏甲　依小人拙見，将一干人犯带到千岁台前审問，太爷不但无事，还要祿位高升哪。

赵　廉　（笑）哈哈哈……倒是我的好衙役，回衙重重有賞。

皂吏甲　謝太爷。

赵　廉　将一干人犯带好，与爷带馬！

皂吏甲　遵命。

〔皂吏甲拉过馬来，刘公道欲上馬。

皂吏甲　你干什么呀？

刘公道　我騎馬兒呀。

皂吏乙　你的馬还沒拴尾巴哪。那边兒去！

赵　廉　（上馬，唱西皮正板）

郿塢县在馬上心神不稳，
这几天为人犯死里逃生。
劝世人休为官务农为本，
可怜我为县令不如庶民。
实指望作清官高升一品，（轉二六）
又誰知孙家庄起下了祸根；
孙玉姣卖風流在門前站定，
引傅朋丟玉鐲暗地里調情。
刘媒婆你不該从中勾引，
轉面来罵刘彪胆大的畜生！

孙家庄黑夜里刀伤二命，
将人头胡乱丢你移祸与旁人。
刘公道在衙前充当里正，
見人头你为何不打报呈？
叹褚生和賈氏无端丧命，
最可怜宋国士絕了后根。
屈死的冤鬼魂休得怨恨，
待本县去請那高道名僧誦念經文，超度尔
的阴魂。
叫衙役将人犯一齐带定，
放大胆闖虎穴去見上人。④

〔众同下。

第七場

〔二衙役押傅朋、孙玉姣上。

傅　朋　（唱西皮搖板）
只悔当初作事錯，
不該庄前丢玉鐲！

孙玉姣　（接唱）
拾玉鐲怕的是良緣錯过，
又誰知平白里又起風波。

〔众同下。

第 八 場

〔二衙役押刘媒婆、刘彪上。

刘媒婆　奴才！（唱西皮流水）

奴才作事眞胆大，

黑夜里提刀把人杀，

綉鞋就該火焚化，

連累为娘受刑法！

刘　彪　母亲哪！（唱流水）

母亲不必珠泪掉，

孩兒言来听根苗：

遭不幸你的老头兒去世早，

撇下了母子們苦受煎熬；

自幼兒懶讀書不習正道，

学会了吃喝嫖賭浪蕩逍遙。

那一日手拿綉鞋大街繞，

寻見了傅朋要詐他錢鈔；

心中恼恨刘公道，

解劝不公兒的气难消；

黑夜里孙家庄去把仇报，

听呼声只当傅朋与孙玉姣，

鋼刀一举两个人头掉，

又誰知錯杀人才惹下祸苗。

此一番兒千岁兒的命难保，
二十年后再投胎好汉一条！

刘媒婆　咳！（接唱）

刘媒婆在大街珠泪双流，
尊一声二公差細听从头：
实指望养兒接下了后，
又誰知我养兒起下祸憂。
我兒犯法把娘来嘔，
項带着鉄鏈如同耍猴；
說着說着气冲牛斗，
抬起了奔尖兒洒鞋踹你个大跟头！
哎喲喲，哎喲喲，岔了气来把腰扭，
順着那脊梁沟兒冷汗流。
二位公差慢些走，
我有言来細听从头：
你若是放我回家走，
感你的恩德报不休，
你若是要成家，自管对我說出口，
我与你找一个重眉毛、大眼睛、樱桃小口腰、似楊柳、不胖又不瘦、管保勾勾又丢丢！
你祖上阴功若是有，
生兒养女在后头。
你要是願意点点头，

你要是不願，不用害羞，我是决不强求。

二衙役　走！

〔众同下。

第 九 場

皂吏甲、乙押刘公道上。

刘公道　嗳！（唱西皮流水）

千差万差我的差，

不該打死宋家娃。

躺在地下装哑叭，

打死了老子我也不走啦！

皂吏甲乙　起来，起来！走哇！

刘公道　走不动啦。

皂吏甲乙　走不动，起来跑！

刘公道　走不动就跑得动啦？

皂吏甲乙　不走就打。

刘公道　打死我，也不走啦。

皂吏甲　回禀一声吧。

皂吏甲乙　有請太爷。

赵　廉　（上）何事？

皂吏甲乙　刘公道他不走啦。

赵　廉　与我打。

皂吏甲乙　打死他，也不走啦。

赵　廉　想是眞的走不动了。

皂吏甲乙　可不是嘛。

赵　廉　也罢，将本县的馬与他乘騎。

皂吏甲乙　那么您呢？

赵　廉　只得步行。

皂吏甲乙　眞是淸官哪！——刘公道起来！有了馬騎啦。

刘公道　有馬兒騎，我就走。这倒不錯！（上馬）唷呵，嘚兒……

赵　廉　奴才！（唱流水）

罵一声奴才眞胆大，
身当乡約犯王法；⑤
此一番去見那千岁爷的駕，
老狗才！紧防着鋼刀把尔的头来杀！（下。）

皂吏甲乙　走！

刘公道　咳！二位！（唱流水）

刘公道在馬上珠泪双掉，
尊一声二公差細听根苗：
自幼兒不讀書我当过乡約地保，
闔村庄俱道我是老迈年高；

論家业我也有金銀財宝，
論田地倉厫滿也称富豪。
那一夜三更后正要睡覺，耳听得后头院噗
　咚咚、噗咚咚，噗噗噗咚咚有人来偷盜，
哈叭狗兒它溜兒，它溜兒、它溜兒拉、溜
　兒拉叫声高；
哧楞楞、哧楞楞、哧哧哧楞楞楞楞划个取
　灯兒，打个灯亮兒去照，
啊咴、啊呦！
原来是血淋淋的人头地下抛。
实指望将人头隐藏埋好，
又誰知宋兴兒年紀小，咀上沒毛，办事不
　牢，在一边兒瞧着。
小孩子家不知我牢籠圈套，
朱砂井內看奇巧；
手使鉄鎬对准他的后脑勺，
奔兒八咕唧井內抛，他一命赴阴曹。
我只說这件事无人知曉，
又誰知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我脫也脫不
　逃。
此一番見千岁我的老命难保，
可叹我万貫家財似水漂！
二位公差咱們哥兒仨素日就相好，
我給你二百色（念阴平）、二百勒、勒和色、

色和勒、你将我放了；
你要是放，我就跑，
你要是不放，你是个草鷄毛！

皂吏甲乙　走！

〔同下。

第　十　場

〔賈桂反上⑥。

賈　桂　今兒到几兒啦，怎么投文的还沒有哇！

皂吏乙　(內)啊哈！(上，念)

奉了太爷命，到此来投文。

来到了。那旁有位公爷，待我向前。——請公公安。——沒听見。(又叫)請公公安！

賈　桂　你是哪兒来的？

皂吏乙　郿塢县那兒来的。

賈　桂　干什么来啦？

皂吏乙　投文来啦。

賈　桂　拿来！（接公文翻看，又抖落寻找，一无所有，很奇怪）你們知县就把这个交給你啦？

皂吏乙　这不是文嗎？

賈　桂　我知道是文。

皂吏乙　是文不就得啦？

賈　桂　得啦？我說你怎么来的？

皂吏乙　我走着来的。

賈　桂　走着来的？好，劳您駕！扛着腿你給我滚回去！这塊骨头，这样兒就投文？（把公文扔在地上。）

皂吏乙　（撿起公文）有請太爷！

赵　廉　（上）公文可曾递上？

皂吏乙　碰啦。

赵　廉　哼！无用的奴才！（拿过公文。）

賈　桂　（故意自語）这鄗塢县好大架子！来也不見見我，叫这么个人来！

赵　廉　啊，公公！

賈　桂　喝，县台来啦，你怎么刚来呀？老爷子早就問下来啦，我一直給你遮（念上声）說着，投文来啦？

赵　廉　投文来了。

賈　桂　拿来拿来！跟我别这么恍恍瘫瘫的，我是交朋友人兒，好办！（接过公文，翻寻，还是一无所有）嘿，外甥打灯籠，照旧（舅）！——我說县台！

赵　廉　公公。

賈　桂　你的案子带齐了嗎？

赵　廉　带齐了。

賈　桂　一名不落（念辣）？

赵　廉　一名不少。

賈　桂　嘿，罢了啊！錯过你，别人誰也不成啊！

赵　廉　公公，誇奖了。

賈　桂　我告訴你：老爷子早就問下来啦，我一直給你瞞哄着！

赵　廉　多謝公公。

賈　桂　（沒話找話，意圖向赵廉敲索銀子）其实說两句好話不算什么，眞格的，咱們哪兒不交朋友啊！再一說，我也在这兒伺候您半天啦，是不是？

赵　廉　多謝公公，多謝公公。

賈　桂　（見赵廉毫无表示，只得进一步用話提醒）眞格的，您这文就这么投法嗎？

赵　廉　（一时不解）公公，这公文是要怎样的投法呢？

賈　桂　（羞惱成怒，將公文扔在地上）那問你呀！你这是怎么啦？你这个人怎么不懂交情啊？我拿話这么領着你，你怎么跟我裝胡塗哇！这还用我跟你說明了嗎？眞格的，你們为什么，我們为什么？你們不是为了升官換紗帽嗎？我們跑上跑下的，跑坏双靴子，好几大两，还得自个兒花錢买，是为你一人兒活着的？眞不懂交情，什么跟什么啊！

赵　廉　（頓然醒悟，打开公文，翻寻，回身問皂吏乙）喂，过来！这里面的銀票呢？

皂吏乙　我換了現銀啦。

赵　廉　在哪里？

皂吏乙　（取出銀子）在这兒。

赵　廉　（拿过銀子）哼，滾了下去！

皂吏乙　呦，不是賞我的呀，有这个我也递得上呀！（下。）

賈　桂　（自語）眞是的，拿話領着你，还跟我装胡塗，可你不想想，你为什么，我們为什么！（說着把两手一攤，恰好赵廉把銀子放在手上。）

赵　廉　啊，公公！

賈　桂　喲，您这是干什么？嗳，县台！这我可得罰您，我跟您鬧着玩兒哪，您干嗎跟我动这个？我可不要这够使的。（假意要退回。）

赵　廉　一茶之敬，公公收下！

賈　桂　你趁早兒拿着！

赵　廉　敢莫是嫌輕么？

賈　桂　您要这么一說，那我倒得揣起来啦！（收起銀子，笑）哈哈哈……不是我吓唬您，眞早就問下来啦。案子带齐了嗎？

赵　廉　带齐了。

賈　桂　一名不落？

赵　廉　一名不少。

賈　桂　好極啦！吃飯了沒有？

赵　廉　用过了。

賈　桂　你瞧，一問就用过啦，到这兒别客气呀，有的是东西。——（向內喊）来来来，孩子們！給沏点兒茶，敬点兒点心——里边兒歇会兒！

〔赵廉反下。

賈　桂　（自語）不花，叫他花就得花！——有請千岁！

众　　　（內）哦！

〔四大鎧引刘瑾上。

刘　瑾　（念）只望出京乐安然，在京出京总一般。

賈　桂　（跪）郿塢县公文一角，当堂扯封啊！（展开公文，迎向刘瑾。）

刘　瑾　（背手，立看公文，随看随点头，轉身欲就坐，忽又想再看）啊？

賈　桂　（趁刘瑾轉身时，暗掏出銀包看，聞声急收銀，再举起公文）啊？

刘　瑾　（又看一下公文）噢……！（入座）桂兒呀！

賈　桂　（起立，抹去头上的汗）咋。

刘　瑾　郿塢县来了嗎？

賈　桂　来啦，早就来啦！天还沒亮就来啦！

刘　瑾　案子带齐啦？

賈　桂　带齐啦，一名不落。人家办事斟酌，还不怕劳苦哪！

刘　瑾　噢，这么一說，会办事！

賈　桂　敢情，会办事；两榜底子，有能耐。老爷子，您瞧这个文是他自己来投的，字写得多好哇！您瞧这一横兒，

刘　瑾　这一横兒。

賈　桂　这一竪兒，

刘　瑾　这一竪兒。

賈　桂　这一撇兒，这一点兒，这一勾兒。（随手一勾，碰到刘瑾的眼睛。）

刘　瑾　喲，留神我的眼睛啊！

賈　桂　您瞧写得够多好哇！

刘　瑾　噢，这个字写得好？

賈　桂　好。

刘　瑾　好？

賈　桂　好。

刘　瑾　它念什么？

賈　桂　（向公文）喂，你念什么来着？

刘　瑾　你走开这兒吧！咱們得傳他。

賈　桂　傳他。——县台！

〔赵廉上。

賈　桂　老爷子那兒傳您哪。見了他，别害怕，都有我哪！我給您报門。——报，郿塢县告进！

〔赵廉随賈桂进入，跪下。

赵　廉　参見千岁。

刘　瑾　人犯都齐了嗎？

赵　廉　带齐了。

刘　瑾　說！

赵　廉　千岁！（唱西皮流水）

一干人犯俱带妥，

望求千岁作定夺。

刘　瑾　哎呦，哎呦，好歹你是个知县，大小你得拿个主意，干什么我要作定夺啊？

賈　桂　老爷子，您怎么啦，水大漫不过鴨子去……

刘　瑾　你躲开这兒，水大漫不过桥去，哪兒有这么大鴨子呀！

賈　桂　是。

刘　瑾　这么說，我审得？

賈　桂　审得。

刘　瑾　問得？

賈　桂　問得。

刘　瑾　来呀，带人犯！带呀，审呀，問呀！

賈　桂　（急拦住）慢着慢着！老爷子，他是父母官，要跟兒女百姓跪在一塊兒，叫兒女百姓小瞧他呀！

刘　瑾　那么，怎么着哪？

賈　桂　您恩典，叫他起来！

刘　瑾　叫他起来？

賈　桂　叫他起来。

刘　瑾　起来吧！

賈　桂　（向赵廉）起来，起来！

赵　廉　多謝千岁。

刘　瑾　来呀，带人犯！带呀，审哪，問哪！

賈　桂　別忙別忙！您瞧，哪兒有站着問案的？

刘　瑾　依你怎么样？

賈　桂　您来个公案桌兒，賞他个座兒，那就像啦。

刘　瑾　胡說，老爷子这兒哪兒有小县官兒的座兒！

賈　桂　老爷子，他是替咱們爷兒們办事，咱們爷兒們是外場人兒，不要这个够使的。

刘　瑾　那又怎么着哪？

賈　桂　叫他坐下呀！

刘　瑾　叫他坐下？——你就坐下啵。

赵　廉　千岁在上，哪有为臣的座位？

刘　瑾　你瞧，不識抬举不是。

賈　桂　老爷子叫你坐，你就坐下！

赵　廉　噢，多謝千岁。

刘　瑾　甭謝啦。

赵　廉　公公請坐。

賈　桂　您倒甭讓，我站慣啦。

刘　瑾　县台，咱家久在宮院伺候皇上，未曾审过民情；少时倘若有不到之处，还望县台多多的指教指教！

賈　桂　該說話总得說話。

刘　瑾　咱們先带誰？

赵　廉　带刘彪。

刘　瑾　噢，带刘彪。

賈　桂　带刘彪！

〔二衙役带刘彪上。

刘　彪　叩見千岁。

二衙役　当堂有刑。

賈　桂　松刑！

刘　瑾　你是刘彪啊？

刘　彪　（大声地）有哇。

刘　瑾　喝，这小子好大的嗓門兒。有話，說！

刘　彪　千岁！（唱摇板）

半夜三更睡不着，

刘　瑾　住了吧！半夜三更睡不着，睡不着你就該起来坐着；誰讓你拿刀滿处杀人去啦？

刘　彪　千岁！

刘　瑾　說好的吧！

刘　彪　（接唱流水）

尊一声千岁听我說：

打架杀人我的錯，

鋼刀一举两个人头落，我杀的不算多。

刘　瑾　你瞧，鋼刀一举两个人头落，他还杀的不算多。这得打听打听，别冒失。——县台，这小子一刀連伤二命，应当問个什么罪名？

赵　廉　刀伤二命按律凌迟；千岁开恩，問他个斬罪。

刘　瑾　斬罪！噢，就是拿刀把他脑袋切下来。

赵　廉　正是。

刘　瑾　哎呀，損哪！

賈　桂　您恩典恩典他吧！

刘　瑾　来呀，把这小子一刀兒一刀兒剁了吧！

二衙役　走！（押刘彪下。）

刘　瑾　这該带誰啦？

赵　廉　带刘公道。

刘　瑾　刘公道。

賈　桂　带刘公道！

〔二衙役带刘公道上。

二衙役　当堂有刑。

賈　桂　松刑！

刘　瑾　有什么說的沒有？

刘公道　千岁！（唱搖板）

怕打官司当乡約，

刘　瑾　低头！——桂兒呀，香油，他是卖香油的？

賈　桂　不是。乡約地保。

刘　瑾　噢，闔村兒屬他年長，要是鬧出点兒事来，你在中間給說合說合，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你是个大好人！

刘公道　不錯，我是个好人哪！

刘　瑾　好人都是你这長像兒嗎？說好的吧！

刘公道　千岁！（接唱流水）

尊声千岁听我說：

打死兴兒我的錯，

天網恢恢逃也逃不脫。

千岁若是饒了我，

从今以后我就念弥陀。

刘　瑾　我說县台，这又該問他什么罪名？

赵　廉　隐瞞人头，灭人宗嗣，論律当斬；千岁开恩，問他个絞罪吧！

刘　瑾　絞罪，噢，就是拿繩子活活兒勒死，那多憋得慌呀，老爷子得恩典恩典他。——来呀，大大的来

一鍋油，燒得开开兒的把老狗兒的給我炸了吧！

刘公道　慢着慢着，你要炸我得用多少油哇，这么办吧，你把油錢折給我，咱們来个干鍋兒爆吧！

刘　瑾　你下去吧！財迷！

〔一衙役押刘公道下。

刘　瑾　又該带誰啦？

赵　廉　带刘媒婆。

賈　桂　带刘媒婆！

〔一衙役带刘媒婆上。

刘媒婆　与千岁叩头。

二衙役　当堂有刑。

賈　桂　松刑！

刘　瑾　有什么說的沒有？

刘媒婆　千岁容禀！（唱摇板）

貪圖花紅把媒說，

刘　瑾　低头！——桂兒呀，她是卖花兒的？

賈　桂　不是，她是說媒拉縴兒的。

刘　瑾　說媒拉縴兒！哎喲，老爷子明白嘍，东庄有个学生，西庄有个姑娘，她在中間給攛掇攛掇，三言两語把亲事說成，临完了圖点兒彩礼，还要喝碗冬瓜湯对不对？

刘媒婆　老爷子，我就是干这个的。

刘　瑾　哼，咱家恨透了你們这种人啦。

賈　桂　老爷子，您干什么这么恨她呀？

刘　瑾　老爷子这兒用不着她！——說好的！

刘媒婆　（接唱流水）

尊一声千岁听我說：

朦哄玉姣我的错，

望求千岁作定夺。

刘　瑾　把她交給县台，任憑你發落就是啦。

賈　桂　把她带下去！

刘　瑾　便宜你。

二衙役　下去！（押刘媒婆下。）

刘　瑾　又該带誰啦？

赵　廉　傅朋。

刘　瑾　带傅朋！

賈　桂　带傅朋！

傅　朋　（上）参見千岁。

刘　瑾　年輕輕的学生不知發奋讀書，求取功名，弄只鐲子滿处胡嘀咕，便宜你，廊下伺候！

傅　朋　多謝千岁。（下。）

赵　廉　带孙玉姣。

刘　瑾　孙玉姣！

賈　桂　孙玉姣！（下。）

孙玉姣　（上）参見千岁。

刘　瑾　有什么說的？

孙玉姣　千岁容禀！（唱摇板）

千錯万錯奴的錯，

望求千岁作定夺！

賈　桂　(跑上) 千岁，老皇太要看看孙玉姣。

刘　瑾　怎么咋，老皇太要看看孙玉姣嗎？

賈　桂　正是。

刘　瑾　嘿，这孩子的佛緣可不小哇！

賈　桂　敢情不小。

刘　瑾　别忙，这得打听打听。——我說县台！

赵　廉　千岁。

刘　瑾　老皇太要看看孙玉姣，她去的嗎？

赵　廉　她乃黃花幼女可以見得。

刘　瑾　噢，黃花幼女可以見得，这要是木耳丫头呢？

賈　桂　那我就給她們打了卤啦。

刘　瑾　饞骨头！桂兒呀，你領她去，多磕头，少說話！

賈　桂　随咱家来！(引孙玉姣反下，随即上。)

赵　廉　带宋巧姣。

刘　瑾　带宋巧姣！

宋巧姣　(上) 叩見千岁。

刘　瑾　姑娘，沒你什么事啦，回去吧！

宋巧姣　小女子要面謝皇太。

刘　瑾　怎么咋，你还要面謝皇太嗎？

宋巧姣　正是。

刘　瑾　嘿，我說桂兒呀，这孩子可有良心！

賈　桂　有良心。

刘　瑾　县台，这孩子有来头！

赵　廉　是啊，有来头。

刘　瑾　她大有来头！

赵　廉　大有来头。

刘　瑾　啊，她要沒来头，就把您告下来了嗎？

〔赵廉大惊，急离座跪下。

賈　桂　您瞧，您这一句話不要紧，县太爷掉爐坑里啦。

刘　瑾　我跟他鬧着玩兒哪！——起来起来！

賈　桂　起来起来！老爷子跟你鬧着玩兒哪！

〔赵廉起立。

刘　瑾　我說县台，她要面謝皇太，見得？

赵　廉　也見得。

刘　瑾　怎么到她这兒加了个也字兒？

賈　桂　見得，見得，就是見得。

刘　瑾　把她带了去！

賈　桂　随我来！多磕头少說話！（引宋巧姣反下。）

刘　瑾　县台，我把他三人好有一比。

赵　廉　比作何来？

刘　瑾　你且听道！（唱散板）

小傅朋失玉鐲錯中有錯，
宋巧姣可算得女中的魁娥！
他三人成婚配全仗于我，
好一似織女星巧渡銀河。

賈　桂　（跪上）千岁，老皇太一見孙宋二女，十分欢悅；叫她們穿戴好了，給您磕头来啦！

刘　瑾　嚶，别介，拦着点兒！

賈　桂　拦不住啦，来啦，来啦！

〔吹打，孙玉姣、傅朋、宋巧姣同上，跪叩。

刘　瑾　得啦，别磕啦！（笑）哈哈哈……

刘　瑾　嚶，傅朋穿戴起来，有点兒做官的样子。

賈　桂　他是世襲指揮嘛！

刘　瑾　对啦，你怎么不出来作官哪？

傅　朋　被此案牵連在內。

刘　瑾　（向赵廉）你瞧，你瞧，又是你耽誤人家。

賈　桂　老爷子，这里头沒人家县太爷什么事。您賞他个官兒作，不就結了嗎！

刘　瑾　我賞他个什么官兒呢？

賈　桂　您想想。

刘　瑾　路过故城，短个……

賈　桂　都司。

刘　瑾　好，暂作都司吧！

賈　桂　謝恩哪！

〔吹打，宋巧姣、傅朋、孙玉姣同叩拜，出門。赵廉随出，搭訕着向傅朋拱手，傅朋拂袖不睬，随宋、孙二女同下。

刘　瑾　赵廉有罪呀！

〔赵廉聞言，急跪下。

賈　桂　老爷子，这还有什么罪呀？

刘　瑾　怎么沒罪呢？

賈　桂　您瞧，一命抵一命，一案抵一案，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还有什么罪呀！

刘　瑾　他連一点兒罪都沒了嗎？

賈　桂　一点兒罪都沒啦。

刘　瑾　一妞妞兒罪都沒啦？

賈　桂　甭說一妞妞兒，他連一猴猴兒罪都沒啦。

刘　瑾　沒罪？

賈　桂　沒罪。

刘　瑾　好。——起来起来！

刘　瑾　啊？你說沒罪，就沒罪嗎？

〔赵廉欲起立，又急跪下。

賈　桂　哎喲，赵廉有罪哟，有罪！掉在酒缸里連骨头都醉啦！

刘　瑾　这小子整个的滾刀筋。——起来啵！老爷子跟你鬧着玩兒哪！

〔赵廉起立。

刘　瑾　沒罪可不成啊，我得罰他。

賈　桂　您罰他什么？

刘　瑾　罰他个买办，研墨吧！（写好公文）这兒有公文一角，命他去陕西延安府布政司衙門，庫內支銀三千两，去到苏杭二州，与孙、宋二女办两份兒嫁妆，老爷子賞的。告訴他說：办好啦……

賈　桂　咱們爷兒們还难为的了他！

刘　瑾　嘜，难为不了他。

賈　桂　县太爷，这可是一趟美差；办好啦，老爷子还給你升官换紗帽哪！

刘　瑾　桂兒呀，我心眼兒里的事情，你怎么知道啦？

賈　桂　这什么話，我是您肚子里的混食虫嗎！

刘　瑾　嘍，蛔虫。

賈　桂　蛔虫，蛔虫！——县太爷，跪下跪下！——老爷子，你就封吧！

刘　瑾　这些事我封得嗎？

賈　桂　好，您不封誰封呀！

刘　瑾　我还沒奏明聖上哪。

賈　桂　嘍，您这会兒說什么是什么，您封吧，沒錯兒！

刘　瑾　那我可要封啦。——我說县台，听封吧！嘜，你这俩錢兒可沒花在空地兒上啊！

賈　桂　人家就这么点兒事兒，您都給抖落出来啦。

刘　瑾　哎呀，我封他什么哪！

賈　桂　您想想。

刘　瑾　路过鳳翔府……

賈　桂　缺个知府。

刘　瑾　好，暫作知府，見了聖上咱家再提拔于你！

賈　桂　謝恩哪！

赵　廉　謝千岁！

〔“尾声”，赵廉謝恩，刘瑾下。四衙役、皂吏甲乙

带馬上，赵廉向賈桂三請安。

賈　桂　得啦，这又算得了什么！

〔賈桂下。赵廉出門上馬与众同下。

——剧終

---

① 此处的引子另有一种念法可供参考：

腰横玉带紫罗袍，赤胆忠心保皇朝。

② 喀——滿語，“去”的意思。

③ 此处另有一种状詞可供参考：

“具告状民女宋氏巧姣为夫含冤事：窃民女乃郿鳴县人氏，生員宋国士之女，名喚巧姣，年方一十六岁，不幸母亲去世；謹遵父命許配世襲指揮傅朋为妻，六礼已成，尚未合卺。我夫因丁父憂，清明佳节上坟祭扫，祭扫而归，打从孙家庄孙寡妇門前經过，无意中失去玉鐲一只，又被孙玉姣拾去；隔有刘媒婆看見，我夫走后，刘媒婆用花言巧語誆騙玉姣綉鞋一只，回得家去，付与他子刘彪；他子刘彪乃本城屠戶，每日杀生为业；因此拿定綉鞋，去至大街寻找我夫傅朋，欲行訛詐，我夫不允，二人争斗起来；內有刘公道解劝，解劝不公，我夫因有孝服在身，未便与他爭辯，只得忍气回家。次日清晨，地方呈报孙家庄一刀連伤二命，县主相驗，男尸有头，女尸无头；县主在尸場見玉姣腕帶玉鐲一只，問起情由，玉姣供認乃拾得我夫傅朋之物；忽将我夫拿到公堂，严刑拷問，究問人头下落，我夫傅朋乃是懦弱書生，怎能受得非刑，只得屈打成招，問成死罪，稽禁在监。小民女聞得此事，不顧廉耻，将刘媒婆誆到家中，用酒将她劝醉，哄出实言，她說孙家庄一刀連伤二命，乃是她子刘彪所为。小民女聞得千岁爱民如子，法不枉断，因此不顧生死，匍匐前来，千岁若能准状，民女犹如撥云見日，草木重生于万一。謹叩天顏，哀哀上告，哀哀上告。

④ 此段正板另有两种唱詞可供参考：

郿鳴县在馬上心神不定，

这几天为人犯死里逃生。
自幼兒在窗前習学孔聖，
一心想占鰲头荣耀門庭。
劝世人休为官务农为本，
你看我七品官不如黎民。
实指望作清官高升一品，
又誰知孙家庄起下禍根；
孙玉姣卖風流在門前站定，
誘动了小傅朋起下淫心；
假意兒失玉鐲以为媒証，
就有个刘媒婆老不正經。
誆玉姣綉鞋兒在两下里勾引，
轉面来罵刘彪大胆的畜生！
孙家庄你一刀連伤二命，
将人头胡乱丢你移禍与旁人。
刘公道当乡約常在衙門，
为什么見人头你不打报呈？
朱砂井隐人头暗害人命，
最可嘆宋国士他絕了后根。
宋巧姣寃枉状将本县告定，
千岁爷将本县傳到法門。
屈死的寃鬼魂休要怨恨，
待本县我請高僧和高道，高搭了席棚，我超度尔等的亡魂。
明知道山有虎伤人性命，
放大胆闖虎穴去見上人。

另一种唱詞是：

郿塢县在馬上心神不稳，
这几天为人犯哪得安宁。
劝世人休为官务农为本，
可怜我为县令不如庶民；

实指望作清官高升一品，
又誰知孙家庄起下了禍根；
孙玉姣卖風流門前站定，
引动了小傅朋起下淫心，
假意兒丢玉鐲从中勾引，
你不該贈綉鞋在暗地里勾情。
小刘彪黑夜里刀伤二命，
将人头胡乱丢移禍与旁人。
刘公道当乡約常在衙門，
你不該隐人头不打报呈。
叫衙役将人犯一齐带定，
放大胆闖虎穴去見上人。

⑤ 此处有的加唱两句：

打死兴兒反訛詐，
絕了宋国士的后代根芽。

⑥ 此处有的演出，賈桂哼着小調上場。

水 淹 下 邳

前　記

三国时，曹操率領大兵会合刘备将呂布圍困在下邳，用謀士郭嘉的計策决了沂、泗两河的水，淹沒下邳城門，以便攻打。呂布自恃勇武，虽然曹操兵临城下，并不作防御准备，每日与貂蝉飲酒取乐。經謀士陈宫力劝后，才下令戒酒。呂布部将侯成因庆賀馬匹失而复得送酒与呂布，被呂布責以軍法。侯成因此怀恨，乘夜盜去呂布戟、馬，投奔曹操。

下邳被水淹后，軍心大乱，呂布、貂蝉和陈宫等均被曹操所擒。陈宫斥責曹操負义，被曹操处斬；曹操念貂蝉在除董卓时有功，将其赦免，又以呂布勇武善战，拟收为己用；刘备恐呂布降曹后，如虎添翼，于己不利，乘机諷諫曹操，呂布終被斬于白門楼下。

这个剧本是中国京剧院演出本，由該院文学組陈延龄整理的。

剧中人物

車　胄(生)	許　褚(净)	徐　晃(净)
于　禁(生)	李　典(生)	乐　进(净)
曹　仁(净)	曹　洪(净)	郭　嘉(生)
程　昱(生)	曹　操(净)	刘　备(生)
关　羽(紅生)	張　飞(净)	陈　宫(生)
貂　蟬(旦)	呂　布(小生)	侯　成(武丑)
宋　宪(净)	魏　續(净)	張　辽(生)
高　順(生)	臧　霸(净)	馬　童(武丑)
曹四軍士(紅龙套)		四副将(上手)
呂四軍士(白龙套)	四宫女	大太监
旗　牌	报　子	四刀斧手

第一場

〔曹八将：車胄、許褚、徐晃、于禁、李典、乐进、曹仁、曹洪，“双起霸”上。

众　将　（分唱“点絳唇”）

　　杀气冲霄、旌旗飘摇，傳令号；齐动槍刀，立功当报效。

俺——（各通名姓。）

車　冑　众位将軍請了。

众　　請了。

車　冑　丞相升帳。你我两廂伺候。

众　　請。

〔四軍士、四副将、郭嘉、程昱、曹操上。

曹　操　（念引）运筹帷幄，志凌霄，协力同心保汉朝；

灭董卓以除奸暴，伐呂布狼烟尽扫。

众　　参見丞相。

曹　操　站立两廂。

众　　啊。

曹　操　（念詩）

眼观乾坤狭小，势压天下英豪，

下邳旦夕即破，呂布插翅难逃。

老夫、曹操。汉室为臣，官居首相，只因呂布不尊汉室，割据徐州、下邳一带等处。老夫奉了天子令詔，統領人馬，会合刘备、关、張等将，一战得了徐州；如今，呂布被困下邳，不敢出兵。——啊，先生。

郭　嘉　丞相。

曹　操　那呂布战又不战、降又不降，先生有何妙計可破下邳？

郭　嘉　啓禀丞相，呂布驍勇非常，只可智取，不可力敌。丞相可命人决了沂泗两河之水，将城門淹沒，再命刘备、关、張等将，把守要隘，呂布可擒也。

曹　操　决两河之水，以淹下邳，眞良策也。——来，

有請桃园弟兄进帳。

車　冑　丞相有令，請桃园弟兄进帳

〔刘备、关羽、張飞上。

刘　备　（念）弟兄結义在桃园，

关　羽
張　飞　（念）誓扶汉室錦江山。

刘　备
关　羽　参見丞相。
張　飞

曹　操　使君、二位将軍少礼。

刘　备
关　羽　（同）謝丞相。傳我弟兄进帳有何将令？
張　飞

曹　操　老夫即日攻取下邳，相煩使君与二位将軍率領本部人馬把守淮南要道，以防吕布逃走。

刘　备
关　羽　（同）遵命。
張　飞

刘　备　（念）暫領兵将淮南守，

关　羽
張　飞　（念）待擒吕布定徐州。

〔刘备、关羽、張飞同下。

曹　操　車冑听令！

車　冑　在。

曹　操　命你带領兵丁，决了沂泗两河之水，将下邳城門淹沒，只留东門一处以备攻打，不得有悞。

車　冑　得令！——带馬。（下。）

曹　操　众将官，随定老夫，山头观陣去者。

〔众同下。

第　二　場

〔陈宫上。

陈　宫　（唱西皮原板）

忆昔中牟为县令，

滿腹經綸愧平生，

可叹溫侯貪酒色，

忠言逆耳不肯听。

老夫陈宫。自从投奔溫侯呂布，征战天下，誰知他沉溺酒色，不納忠言；前者誤中曹賊奸計，失去徐州、小沛。如今兵困下邳，将士离心，怎不焦虑人也。

〔旗牌上。

旗　牌　启禀大人，大事不好了。

陈　宫　何事惊慌？

旗　牌　今有曹兵决了沂泗两河之水，将西南北三門淹沒了。

陈　宫　你速請張辽、高順二位将軍安撫軍民，不得有悞。

旗　牌　得令。（下。）

陈　宫　哎呀，溫侯哇溫侯！曹兵水淹下邳，倘若城池一破，玉石俱焚，只恐盖世英名付与流水。我不免去至宮中，用言語打动于他，振起精神，与曹操决一

死战便了！（唱搖板）

温侯不把威風振，

眼見功业化灰塵。（下。）

第　三　場

〔四宮女、大太監、貂蟬、呂布上。

呂　布　（唱西皮二六）

每日里在宮中逍遙飲酒，

到如今中奸計失了徐州，

恨曹瞞他那里兴兵入寇，

我若是到战場群賊命休！

內侍臣看过了皇封御酒——（接唱搖板）

今日里与妃子一醉方休。

貂　蟬　溫侯！（唱搖板）

天下英雄是溫侯，

虎牢关前美名留，

徐州虽失下邳守，

等待时机复前仇。

呂　布　如此妃子請！

貂　蟬　溫侯請。

〔飲酒。

陈　宮　（內）走哇！（上，唱散板）

水淹下邳城难守，

迷恋宫闈吕溫侯。

大胆闖进宫門口——

吕　布　妃子請。（飲酒。）

陈　宮　（接唱）

温侯还在乐无憂。

哎呀溫侯哇！适才探馬报道，曹賊决了沂泗两河之水將下邳西南北三門淹沒，軍情这样紧急，怎么，溫侯你……还在飲酒？

吕　布　原来为此，想俺吕布自出世以来，全憑手中画杆戟，胯下赤兎馬，勇冠三軍，力敌万人；水淹城門不过是曹操之詭計，何足惧哉。俺再飲三杯，即刻出馬，奋勇当先，杀他个落花流水，你意如何？

貂　蝉　曹兵势众，溫侯不可輕視。

陈　宮　是啊，昔日溫侯虎牢关前、濮阳城内英勇无敌，如今么……

吕　布　如今便怎么样？

陈　宮　恕臣斗胆了！如今溫侯不理政事，上下离心，貪恋美……美酒，精力伤損，昔日的英風銳气而今何在呀？

吕　布　公台你何出此言？

陈　宮　溫侯但取菱花一观，便知我言不差。

吕　布　怎么講？

陈　宮　取菱花一观！

吕　布　呀！（唱西皮摇板）

公台一言来提醒，

他道我貪酒伤仪容。

貂蝉看过菱花鏡——

（照、神气）哎呀！（接唱快板）

容貌憔悴好伤情。

虎牢关前威風凜，

濮阳交鋒燒曹兵，

昔日英雄今何在——

罢！（摔鏡，接唱搖板）

俺今戒酒振威名。

公台听令！

陈　宮　在。

吕　布　傳令下去，多备滚木擂石紧守城池，吩咐全城軍、民人等，从今以后戒酒不飲，如有違令者定斬不赦。

陈　宮　遵命。（下。）

吕　布　曹操哇曹操！俺今戒酒，定杀你片甲难存也！（唱搖板）

俺今戒酒精神振，

犹如猛虎下山林。

水淹城門何足論，

明日出关破曹軍。

貂　蝉　溫侯！（接唱）

溫侯戒酒去出陣，

疆場焉有对手的人。

〔众同下。

第 四 場

〔侯成上。

侯　成　（念）千軍聚帳外，万馬立营盘。

〔旗牌上。

旗　牌　啓禀侯将軍：今有奸細在后槽盗去十四战馬。

侯　成　啊，失了战馬若被溫侯知道那还了得，哎呀这……。

〔宋宪、魏續上。

宋　宪
魏　續　（念）只为盗馬事，特来賀将軍。——啊侯将軍。

侯　成　二位将軍来了請坐。

宋　宪
魏　續　有座，恭喜将軍，賀喜将軍。适才巡营兵将捉住盗馬奸細，十四战馬得回来了。

侯　成　有这等事，謝过二位将軍，后面备宴与二位将軍同飲。

宋　宪　且慢，溫侯有令戒酒，我等若是飲酒，溫侯知道，那还了得？

侯　成　不妨不妨，溫侯也是好飲酒的，我将美酒送与溫侯几罈，他必欣然收下，焉能再降罪于我等！

宋　宪
魏　續　如此方好。

侯　成　旗牌，速送两罈美酒至溫侯帳中。

旗　牌　遵命。（下。）

侯　成　你我后帳暢飲一回。

宋　宪
魏　續　請。

〔同下。

第五場

〔呂布、貂蟬同上。

呂　布　（唱西皮搖板）

曹操水淹下邳郡，

猛虎豈惧犬一群；

今日校場点三軍——（扫一句。）

〔大太监上。

大太监　啓稟溫侯，今有侯成将軍，差人送来美酒两罈，現在宮門伺候。

呂　布　好，搭上来

〔旗牌領二軍士搭酒上。二軍士下。

旗　牌　啓溫侯，酒已搭到。

呂　布　速用大杯斟上来。

貂　蟬　且慢！溫侯有令戒酒，为何今日自己倒要飲酒？

呂　布　这个……不是妃子提起，我倒忘怀了。——旗牌，何人差你前来？

旗　牌　侯将軍所差。

呂　布　送酒与我是何意也？

旗　牌　只因侯将軍失去良馬，又复追回，众将皆来庆賀，釀得美酒未敢擅飲，特送奉溫侯，以表敬意。

呂　布　啊，胆大侯成，竟敢違令飲酒，分明惑吾軍心。——內侍，傳令下去，吩咐滿营将官，轅門伺候。

大太监　遵命。

〔同下。

第　六　場

〔吹打，“急急風”，四軍士、張辽、高順、臧霸、侯成、宋宪、魏續“站門”，呂布上。

呂　布　众将可齐？

众　　　俱已到齐。

呂　布　侯成何在？

侯　成　伺候溫侯。

呂　布　嘟，我令軍中戒酒，你竟敢聚众飲宴，乱我軍規，哪里容得，——来！推出斩了。

宋　宪
魏　續　啓禀溫侯，侯成違犯軍規，理应斩首，望求溫侯念他鞍前馬后，些小的功劳，开恩饒恕。

呂　布　嘟！違令飲酒，你二人也在其內，先斩侯成，然后治你二人之罪。——来，将侯成推出去斩。

陈　宮　（內）且慢！（上，唱西皮散板）

正在城楼观动静，
听說要斬小侯成，
进得帳去把人情来請——
溫侯莫要怒气生。

哎呀溫侯呀！侯成身犯何罪，要将他斬首？

呂　布　我今傳令戒酒，侯成竟敢乱我法度、惑我軍心，怎的不斬！

陈　宮　念其初犯，饒恕他吧！

呂　布　公台，你可知軍法无情，豈能輕饒。

陈　宮　溫侯啊！冲鋒对壘，将士为先。如今兵临城下，水漫壕边，望溫侯以遣兵用将为重，飲酒犯令之事为輕，将侯成赦免，不知溫侯以为然否？

呂　布　这……（看众将。）

众　将　溫侯开恩。

呂　布　看在公台、众将分上，饒他一死。——牢子手，将侯成重打四十軍棍！

〔当場打侯成。

侯　成　謝溫侯的責。

呂　布　再犯軍令，定斬不赦。

报　子　（上）啓溫侯，車冑討战。

呂　布　再探。

报　子　啊。（下。）

呂　布　公台听令。

陈　宮　在。

呂　布　命你緊守城池。

陈　宫　得令。

呂　布　众将官，开城迎敵者。

〔呂布上馬。众将、陈宫下。

呂　布　侯成！率領宋宪、魏續好好看守营寨，你要与我小心了。

宋　宪
魏　續　（同）是、是、是。
侯　成

〔呂布亮像下。

侯　成　咳，想我侯成久隨呂布出力报效，为了戒酒之事就要将我斬首。不是众位将軍講情，我命休矣，今在众軍面前責打羞辱，令人难忍！

宋　宪
魏　續　将軍受屈了。

侯　成　受屈事小，难道你我坐以等死不成？

魏　續　依我之見，不如去投……

侯　成
宋　宪　禁声。（两边看。）

魏　續　曹操張貼榜文，招安我等，不如去投降曹营。

侯　成　如此甚好，那呂布全憑画杆戟、赤兎馬才得无敌于天下，我等伺机将他戟馬盜来，詐出城去，献与曹丞相作为觐見之礼，以报此仇，不知二位賢弟以为如何？

魏　續
宋　宪　正合我意。我等去至营中，修了降書，投奔曹丞相便了。

〔同下。

第 七 場

〔曹將、呂將原人上，会陣，車冑、呂布双收下。

〔呂將、曹將起打，呂將敗下。

〔呂布原人敗上，进城。曹將上，見城上搖白旗即团团圍住分下。

第 八 場

〔呂布原人上，下馬。众兵將下，貂蟬、二宮女下場門迎上。

貂　蟬　溫侯——

〔二宮女攙呂布坐"大座"。

貂　蟬　溫侯醒来，溫侯醒来！

呂　布　（唱西皮小倒板）

这場厮杀精力尽——

看戟！

貂　蟬　溫侯……(哭)喂呀……

呂　布　（接唱散板）

又見貂蟬泪如淋；

空有拔山举鼎力，

怎奈城外水势深。

唉！

貂　蝉　溫侯，身体疲倦，休息片时如何？

呂　布　曹兵虽众，不足为虑，怎奈水势甚深，漫至壕边，实难取胜。唉！看酒伺候！

貂　蝉　这……

呂　布　不必多言，只管取来！（唱散板）

今日軍前败一陣，

湿透鎧甲汗津津，

暢飲几杯消愁悶——（飲酒）

且作南柯梦中人。（吐酒。）

貂　蝉　請溫侯后帳歇息。

呂　布　攙扶了。

〔二宮女扶呂布下，貂蝉随下。

第　九　場

〔起更。侯成"走边"上。

侯　成　（念）鼓打初更風萧萧，一輪明月上树梢，

只为呂布性殘暴，盜他戟馬去降曹。

俺，侯成，呂布败陣而归，醉臥帳中，趁此机会盜他戟馬献与曹公，就此走走。（圓場）听人声寂靜，夜色正浓、俺不免动起手来。（下。盜戟上）画戟到手，不免去至后槽盜出赤兎馬，詐开城門去見曹丞相便了。（下。）

〔運場，侯成扛戟拉馬上，許褚迎上，同下；宋宪、魏續上，假意追下。

第十場

〔陈宫上。

陈　宫　（唱西皮散板）

惱恨侯成眞胆大，

盗去画戟赤兎馬。

进帳来請溫侯駕——

〔吕布、貂蟬同上。

吕　布　（接唱）

公台惊慌事有差。

陈　宫　哎呀溫侯哇！适才守城兵将来报，那侯成盗去溫侯画杆戟、赤兎馬詐出东門去了。

吕　布　怎么講？

陈　宫　侯成将溫侯的戟馬盗走了。

吕　布　哎呀不不好了！（念“扑灯蛾”）

聞言怒气發，怒气發，

不由人咬碎銀牙，

叫人来，另备馬，

到战場，把賊拿。

〔“急急風”，吕布兵将分上，馬童随上。

众　将　曹軍攻城，請溫侯出馬！

吕　布　好哇！（唱散板）

画戟失去难回轉，

赤兎不在我身边。

咬牙切齿跨雕鞍——

〔貂蝉拉住吕布、合身亮像。

貂　蝉　溫侯呀……（哭，接唱）

溫侯慢行妾有言。

（叫头）溫侯呀！曹兵势众，你又失去戟、馬，陈宫、張辽焉能守住城池。倘有不測，如何是好哇！（哭。）

吕　布　这个……（接唱）

一見貂蝉心好惨，

梨花带雨在战馬前，

每日宮中多眷恋——

啊貂蝉，你但放寬心，我此番出战，抖擻精神，杀退曹兵，即速回城。

馬　童　請溫侯上馬。

貂　蝉　（哭）喂呀……

吕　布　（接唱）

难舍美人情意闕。

报　子　（上）啓溫侯，曹兵討战。

吕　布
众　将　（同）再探！

一　将　請溫侯上馬！

吕　布　（接唱）

战鼓惊天心神乱，

报　子　（上）曹兵城外駡陣。

吕　布
众　将　（同）再探！

吕　布　（接唱）

探馬不住报連环，

一　将　請溫侯快快上馬。

吕　布　（接唱）

不辞貂蝉催軍趲——

〔众将齐下，貂蝉拉住吕布哭。

陈　宫　（接唱）

溫侯为何不出关？

哎呀溫侯呀！三軍已發，溫侯尙在徘徊不肯上馬，再若迟延只恐我軍不战自乱了。

吕　布　（接唱）

此刻心中似箭穿——

罢！

〔“扫头”，吕布下，陈宫阻拦貂蝉，两边下。

第十一場

〔吕布見九把大刀开打。

〔吕将、曹将开打。

〔吕布見九杆槍开打。

〔張辽、高順、臧覇等上，开打，被擒。

〔貂蟬、陈宮上，望門，曹兵将上，擒陈宮、貂蟬下。

第十二場

〔呂布上，望門。

呂　布　貂蝉！公台！哎呀！（唱西皮散板）

擒去陈宮張文远，

不見我妻美貂蝉。

人困馬乏难交战——

〔"扫头"，曹将、刘备、关羽、張飞同上。开打，擒呂布下。

第十三場

陈　宮　（內唱西皮倒板）

城破家亡遭罗網，

〔四刀斧手押陈宮上。

陈　宮　（唱快板）

滿怀壮志付汪洋。

昔日中牟县印掌，

弃官远走奔他乡。

襄助溫侯扫奸党，

火燒曹賊在濮阳。

今日被擒暗思量，

大厦将倾栋樑亡。

罢罢罢一生如幻想，

拚个一死青史流芳。

〔众同下。

第十四場

〔吹打。四軍士、曹操上。

〔刘备、关羽、張飞、众曹将上。

众　　(同)吕布等被擒。

曹　操　使君、二位将軍請坐。众将下面歇息。——来，带貂蝉。

众　　啊。

〔貂蟬上。

貂　蝉　(唱西皮搖板)

温侯陣前被擒擄，

如今貂蝉可奈何！(跪。)

曹　操　下跪可是貂蝉？

貂　蝉　正是。

曹　操　抬起头来。

貂　蝉　是。

曹　操　呀！(唱搖板)

王司徒連环計除去董卓。

貂蝉女扭轉了汉室山河，
此一番身被擒将功抵过，
待老夫奏天子再作定夺。

貂　蝉　謝丞相！（接唱）
謝过了曹丞相忙下殿角——
但願他把溫侯从寬發落。

〔二刀斧手押呂布上。

貂　蝉　溫侯呀……（哭。）

呂　布　貂蝉！（唱二六）
驀一見貂蝉女心中难舍，
不由我英雄泪点点如梭，
实指望灭董卓同享欢乐，
又誰知害得你流离顚波。
今日里城池破全家被擄，
眼睜睜遭棒打鴛鴦难合。
想当初怀壮志山高海闊，
縱然我蓋世勇有何結果。
我这里放低声把貂蝉問过——
（接唱搖板）
那曹操他把你怎样發落？

貂　蝉　溫侯哇！（接唱搖板）
那曹操他已然开脫于我，
劝溫侯且哀告求得命活；
暫屈膝須忍耐将祸躲过，

待将来等时机再动干戈。

吕　布　貂蝉！（接唱）

那曹操要杀我如飢如渴，

今日里身被擒性命难活，

一霎时伤心泪点点洒……落！

〔“扫头”，刀斧手催吕布、貂蝉分下。

曹　操　刘使君听令！

刘　备　在。

曹　操　傳令下去，今日所擒之将，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刘　备　丞相有令，今日所擒之将，順者昌，逆者亡！——傳令已畢。

曹　操　来，将陈宫綁上帳来！

众　　啊！

〔二刀斧手押陈宫上。

陈　宫　休得大惊小怪，陈宫来也！（唱快板）

背地里我把吕布怪，

貪恋酒色非将才，

枉在軍中为元帅，

責打侯成理不該。

忠言逆耳自遭害，

如今被擒惹祸灾。

来在营帳我不下拜——

曹　操　（接唱搖板）

見公台不由我笑顏开。

下站可是公台？

陈　宫　然也。

曹　操　昔日旅店之中，公为何不辞而去？

陈　宫　曹操哇曹贼！想当初你官居驍騎，心雄胆壮，謀刺国贼未成，逃至中牟。我乃一力相助，指望同兴汉室。不想你这奸贼疑心特重，誤杀吕氏全家无端惨死，我忠言相告，你非但不知追悔，还敢猖言“宁我負人”；旅店之中本当将你一劍杀死，又恐連累店家，也曾留詩一首，赠你“奸雄”二字。

曹　操　那吕布比老夫如何？

陈　宫　吕溫侯心无謀略，却不似你心术不正，聚結豺狼，强霸諸侯，并吞州郡久必生乱，看来这汉室山河定亡于你这奸雄之手。

曹　操　今日被擒又当如何？

陈　宫　俺今被擒，有死而已。

曹　操　伯母仁嫂何人照管？

陈　宫　我聞义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施仁政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室但憑于你！

曹　操　啊，公台兄何不顧念旧交，归降于我？

陈　宫　呀呀呸！老夫若改前言，除非日从西起。

曹　操　好言相劝，执意不听。——来，斬！

陈　宫　多謝明公。（念）

一身无二志，平生性似鋼。

不从奸权意，宁死不投降。

（冷笑）呵呵呵……

〔二刀斧手押陈宫下。

曹　操　（念）可惜陈公台，威名今何在？

不听我言語，空負栋樑材。

来！带吕布。

吕　布　（内唱西皮倒板）

今日里在陣前打敗一仗，

〔二刀斧手押吕布上。

吕　布　（接唱快三眼）

似猛虎离山崗流落平阳，

想当初众諸侯齐会一党。

約定了虎牢关摆下战場，

一杆戟一騎馬陣头之上，

战敗了众諸侯桃园的刘关張，

今日里失下邳身入罗網，

怕的是进帳去一命身亡。

俺好比夏后羿月窟遭殃，（轉二六）

俺好比楚重瞳自刎在烏江，

俺好比絕龙岭聞仲命丧，

俺好比三齐王命丧在未央，

莫奈何进宝帳将賊哄誆——（接唱搖板）

屈膝跪低下头假意归降。

曹　操　下跪可是吕布？

吕　布　罪臣吕布。

曹　操　为何不抬起头来？

呂　布　有罪不敢抬头。

曹　操　恕你无罪。

呂　布　謝丞相。

曹　操　呂布，虎牢关威風如今何在？

呂　布　論英雄怎比丞相，

曹　操　怎么講？

呂　布　怎比丞相！

〔刘备暗惊。

曹　操　（笑）哈哈哈哈！啊刘使君。

刘　备　丞相。

曹　操　老夫有意收呂布帳下为将不知可否？

刘　备　留也在丞相，杀也在丞相。

曹　操　使君意下如何呢？

刘　备　这……

曹　操　啊使君，为何沉吟不語？

刘　备　备有所思耳。

曹　操　使君所思何事啊？

刘　备　备思及昔日丁建阳与董卓之故耳。（笑）哈哈哈哈……

曹　操　这个。——来，斬！

呂　布　使君，你为座上客，俺乃堦下囚，何不發一言，求得寬免？

刘　备　此乃曹丞相将令，与备无干。

呂　布　可記得当年轅門射戟之事否？

刘　备　这……备倒忘怀了。

呂　布　你且听道——（唱快板）

大耳賊忘却了轅門射戟，

有紀灵統雄兵将你来欺，

不是我在轅門箭射画戟，

焉有你今日里身挂紫衣。

刘　备　备亦无能为力呀！

呂　布　（接唱搖板）

悲切切进宝帳屈膝下跪——

張　辽　（上）溫侯，难道你貪生怕死不成？

呂　布　这……将軍哪！（接唱散板）

某一死汉室中英雄有誰？

〔二刀斧手押呂布下。

張　辽　（唱散板）

蓋世英雄輩，

鋼刀把命追。

臨死悔不悔，

到头埋怨誰？

将身且进賊帳內，

开言大駡曹奸賊。

曹　操　下站何人？

張　辽　連你張老爷都不認識了。

曹　操　嘍！你就是濮阳的火头張辽。

張　辽　可惜呀可惜。

曹　操　可惜什么？

張　辽　可惜火小若是火大，連你这奸賊也燒死在內了。

曹　操　呀！（唱散板）

他那里提起了濮阳火大，

不由得曹孟德咬碎鋼牙，

我这里使宝劍将他头杀——

关　羽　（接唱）

劝丞相休把怒气發。

曹　操　二将軍为何拦阻？

关　羽　关某素知文远足智多謀，忠义之士也。某願以性命保之，劝他归順丞相。

曹　操　有劳二将軍劝說于他。

关　羽　啊張将軍，想那呂布乃一勇之夫，无才无德，怎比曹丞相寬宏大度，有道是："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将軍再思再想！

張　辽　要俺归順却也不难，必須将溫侯尸首好好埋葬，陈宫家小送回原郡；还要丞相亲自下位与俺松綁！

曹　操　（笑）哈哈哈！老夫早知文远忠义之士，适才乃故意戏之耳，待老夫与将軍松綁。

刘　备　备代劳了。

曹　操　有劳使君了。

〔刘备与張辽松綁。

張　辽　張辽归順来迟，死罪死罪。

曹　操　将軍弃暗投明眞乃俊杰也，后面备酒与将軍使君同飲。

众　　　謝丞相。

〔“尾声”，众同下。

——剧終

陵 母 伏 劍

前　記

秦末，楚汉相争。項羽派人捉拿刘邦眷屬，以为挾制。不料，在押解途中，被汉将王陵救去。項羽乃将王陵之母刼到楚营，立逼修書，召子来投，陵母坚不允从。事被刘邦聞知，即派大夫叔孙通到楚营探望陵母，陵母为坚定王陵之志，遂决然伏劍自尽。

这是一个傳統剧目，剧本是由中国京剧院文学組吳少岳改編的。把原本簡煉为一場，情节較集中。在改編过程中，曾征求过演員李金泉的意見。

剧中人物

項　羽(凈)	刘　信(凈)	范　增(生)
陵　母(老旦)	虞　英(生)	項　庄(武生)
鍾离昧(凈)	叔孙通(生)	四小太监
二大太监	四兵士	四軍士
二刀斧手		

〔四小太监、大太监引項羽上。

項　羽　(念引) 三軍辟易，論英雄，万夫莫敌！(念詩)

　　秦鹿慌奔四海馳，英雄各自树征旗。

　　拔山举鼎兴王业，辟地开疆立帝基。

孤，霸王項羽。可恨刘邦，出兵蜀中，破了三秦，其情可恼！也曾命刘信前往沛县，捉拿他的家小，以为牢籠之計。待等到来，再行起兵。正是：妙計在吾掌，剿灭汉刘邦。

〔四兵士引刘信上，下馬，四兵士下。

刘　信　(念)可恨王陵忒驍勇，中途拦劫刘太公。

臣刘信，参見大王千岁。

項　羽　卿家平身。

刘　信　謝大王。

項　羽　刘邦家小，可曾拿获？

刘　信　臣奉大王之命，去到沛县，已然将刘邦滿門家小拿获，不想行至中途，竟被王陵拦刼而去。

項　羽　怎么講？

刘　信　被王陵拦刼而去。

項　羽　可恼！（唱西皮散板）

吾用計却被他事先猜透，

恨不得兴人馬扫灭此酋。

宣亞父上殿。

大太监　大王有旨，亞父上殿！

范　增　（內）領旨。（上，唱散板）

刘太公被王陵中途刼走，

倒教我老范增枉用机謀。

臣，范增見駕大王千岁。

項　羽　亞父平身賜座。

范　增　謝座。宣臣上殿，莫非为了王陵拦刼刘邦家小之事？

項　羽　正是。王陵是甚等样人，竟敢与孤家作对？

范　增　王陵乃沛县人氏，前曾聚兵四千，占据南阳，与刘邦原无交好，大王何不招他来降？

項　羽　嘍，他附刘为逆，要他何用！

范　增　此人驍勇多謀，若得来降，則汉失羽翼，我得良将，豈不是好。

項　羽　这……亞父有何妙計，敎他弃刘投我。

范　增　这有何难、聞得他母現居彭城路驛，大王派人拘来，敎她修書召子，王陵事母至孝，必来投降。

項　羽　此計甚好。——啊，刘将軍。

刘　信　大王。

項　羽　就命你带領人馬，去至彭城路驛，即将王陵之母拘来，不得有悞。

刘　信　領旨。（下。）

項　羽　啊，亞父，那王陵誤投刘邦，今用此計，必为我用也！（唱西皮散板）

那刘邦无大志貪色好酒，

笑王陵不知人誤把他投。

范　增　大王！（接唱）

为大王求良将計謀施就，

管敎他似鰲魚来上金鈎。

刘　信　（上）启稟大王，王陵之母拘到。

項　羽　与我押上殿来！

范　增　且慢，聞王陵之母，知書識礼，大王必須以礼相待。

項　羽　怎么，还要以礼相待么？

范　增　待之以礼，方能使她心服。

項　羽　好，傳孤旨意，宣她上殿！

刘　信　領旨，大王有旨，陵母上殿。

〔二兵士押陵母上。

范　增　哎呀，王老夫人，将士无知，多有冒犯。

〔范增与陵母取下法綑。

陵　母　哼！

范　增　請随老夫上殿参駕。

〔陵母随范增上殿。

范　增　陵母参駕。

陵　母　参見大王。

項　羽　罢了。

〔陵母見情頗怒，昂立一旁。

項　羽　唔，这一老妇人，你就是王陵之母么？

陵　母　然也。

項　羽　哼，你可知罪！

陵　母　老身安分守己，从无过失；大王无緣无故，拿我前来，不知我罪犯何条？

項　羽　我来問你：你子王陵，現在何处？

陵　母　啊，你問的是小兒王陵么？

項　羽　唔。

陵　母　他在汉王刘邦駕前为将。

項　羽　哼，你子与孤彭城相近，不来投孤，反投刘邦，明明藐視孤家，怎說无罪！

陵　母　哦，原来为此。請問刘邦何人？

項　羽　不过泗上一亭長耳。

陵　母　如今怎称汉王？

項　羽　前与孤同約起兵，汉王乃孤所封。

陵　母　却又来！汉王既为大王所封，吾子王陵事他，与事大王何异。老身何罪之有？

項　羽　啊，这……

范　增　啊，老夫人哪里知道，刘邦乃不仁不义之輩，虽受大王封賞，却与大王为仇，如今大王正要兴兵問罪，因念你子英雄，誤投其主，未免可惜。此大王爱将之意耳。

項　羽　是呀，你教子无方，背孤投刘，本应治罪，姑念你子无知，且不責尔。可速修書，召他来降，孤封他万戶侯，世襲其职。

陵　母　哼哼，大王与大夫之言，是欺我老妇无知也。

項　羽　哼！

陵　母　老身曾聞人言，汉王生而有瑞，長而行权；芒碭斬蛇，沛丰起义。初入咸阳，約法三章。百姓視同父母，英雄望風而归。你們說他不仁不义，无信无能，豈不是欺我老妇人无知么？

項　羽　哼！

陵　母　（唱西皮原板）

汉王仁义天下仰，
約法三章入咸阳，
自古爭霸仁德相尚，
大王何必逞刚强。

項　羽　（接唱）

老妇人把話錯来講，

天下江山屬楚邦。

汝子投孤把业創，

孤封他万戶侯永在朝堂。

陵　母　（接唱流水）

我的兒已事刘难再事項，

惟有忠心輔汉邦，

我若教兒貪爵賞，

留得罵名天下揚。

項　羽　（接唱）

刘邦好似塵土样，

孤比紅日放毫光。

你子在汉英名丧，

可惜明珠土內藏。

陵　母　（接唱）

吾兒在汉把兵掌，

好似丹鳳正朝阳，

臣感君恩君爱将。

項　羽　（接唱）

君无道来臣遭殃！

陵　母　哼！（接唱）

又道是恃强自必身遭丧！

項　羽　啊？（接唱散板）

老乞婆冷語太猖狂！

哪有閑話对你講，

速与孤修書召子降！

来呀，准备紙笔，命她速速修書，召子来降，若敢違命，定斬不饒！

众　　啊……

陵　母　哎呀！（唱西皮倒板）

我好比失雛鳥身陷罗網！

范　增　老夫人，大王一片好意，王將軍到此，不失封侯之位。还是快快修書的好哇！

陵　母　啊！（唱散板）

逼得我年迈人无有主張，

众　　还不快写，还不快写！

陵　母　（接唱）

我若是不修書頃刻命丧！

修書信是教兒負义汉王；

論生死自权衡忠义为上——（略思。）

項　羽　你还不与我写，写，写呀……

陵　母　（决心地）好，我写写写………（提笔修書，唱快板）

上写着无仁无义楚項王！

拥兵称霸无礼讓，

全憑杀戮逞刚强。

独夫自必遭天丧，

却与汉王較短長，

他見兒事刘生妄想，

道为娘，教无方，威逼利誘，出語无状，

迫我修書召兒降，
為娘年迈心胆壮，
拚死不教兒降楚邦。

拿去！

范　增　哦哦哦，老夫人教子弃暗投明，真是賢明得很，賢明得很！……（看書）啊？你，你，你这是怎么写的呀？

陵　母　哼！

項　羽　亞父，将書信念孤一听！

范　增　臣不敢念。

項　羽　啊？

范　增　她，她，她辱駡大王！

項　羽　取过来！（大太监接書給項羽，一看大怒）哇呀呀……（将書撕碎）速将老妇，推出斬首！

武　士　啊！

陵　母　哼哼哼……

〔二兵士推陵母下。

范　增　刀下留人。——啓大王：陵母斬不得。

項　羽　她辱駡孤家，怎么斬不得？

范　增　大王今斬陵母，使王陵更忠于汉，反为不美！

項　羽　依亞父之見？

范　增　依臣之見，不如将陵母随营拘禁，使王陵身心两地，必来奉母，大王自得良将也。

項　羽　这个……

〔大太监上。

大太监　啓奏大王：刘邦差大夫叔孙通前来探望陵母，今在朝門候旨。

項　羽　趄过一旁。——亚父，陵母可否容他一見？

范　增　正要他一見。大王可命他相劝陵母修書，一面将陵母披枷带鎖，使他亲見慘状，轉告其子，則王陵不召而自来也。

項　羽　就依亚父之計，众将走上。

大太监　众将走上！

〔四軍士、刘信、虞英、項庄、鍾离昧上。

众　　　参見大王。

項　羽　站立两廂。

众　　　啊！

項　羽　傳汉使叔孙通上殿。

大太监　大王有旨，汉使叔孙通上殿。

叔孙通　（內）来也。（上，念）奉命到楚探陵母……

众　　　啊……

叔孙通　还須巧語說項王。——外臣叔孙通，参見大王！

項　羽　罢了。

叔孙通　謝大王。

項　羽　刘邦命尔到此何事？

叔孙通　我主命臣到此，一来問候大王金安，二来看望王陵之母。

項　羽　哦，原来为此。

叔孙通　陵母能否容臣一見？

項　羽　容尔一見，但只一件。

叔孙通　哪一件？

項　羽　劝她修書，召子来降，不得違抗！

叔孙通　这……

項　羽　嗯……

叔孙通　願遵王命。

項　羽　众将官。

众　　　有。

項　羽　将王陵之母，披枷带鎖，押上殿来！容他一見！

（下。）

刀斧手　（内）啊。

陵　母　（内唱二黄倒板）

叹无端遭殘暴披枷鎖項！

〔二刀斧手押陵母上。

范　增　啊，汉大夫；这就是陵母；老夫人，这就是汉大夫叔孙通。

叔孙通　哎呀！老夫人，你，你、你受苦了……

陵　母　哼！（接唱散板）

任尔等施巧計我心比鉄鋼！

范　增　嘜，叔孙通大夫乃是奉了汉王之命，王将軍之托，前来看你的呀。

叔孙通　哎呀，老夫人呀！令郎王将軍，聞听老夫人身在楚邦，他恨不得插翅飞来！因此汉王命下官到此

探望。老夫人你，你、你要好好保重。

陵　母　啊？你你你是奉汉王之命，我兒王陵之托，前来看我的么？

叔孙通　正是。

陵　母　唉！（唱“哭头”）

啊……我那王陵兒呀……

叔孙通　老夫人受此苦刑，实实令人悲伤！还望不要得罪項王，保重貴体，以免王将軍两地悬念！

陵　母　（哭）兒啊……

范　增　是呀，我家大王因慕王将軍之英名，故尔請老夫人修書召他前来同創基业，共享富貴。不想老夫人执意不肯，反而辱罵大王。大王盛怒之下，唉，老夫人就难免受此委屈了。

叔孙通　唉！

范　增　如今王将軍与老夫人两地遙隔，不能見面，实实可怜，幸而大夫到此，老夫人你正好修書轉与王将軍要他即日来此，一来母子团圓，乐叙天倫，二来弃暗投明，不失封侯之位。豈不一举两得。

陵　母　哼！

范　增　老夫人若是不肯修書，只恐难保性命。常言道：螻蚁尙且貪生，为人豈不惜命。况項王雄才盖世，天与人归。汉王式微，終无大用。你母子为他而死，豈不輕如鴻毛么？（陵母不語）啊，叔孙大夫，何不相劝于她，只要老夫人允予修書，老夫自可从

中緩頰。

叔孙通　唉，老夫人年迈，怎禁得如此苦刑。煩望范大夫即求大王，免去刑罰，容下官慢慢相劝修書就是。

陵　母　大夫不可！（唱碰板）

大夫休听他巧言講，

老身心中有主張。

任他劍枷鎖我項，

头可断来志不降！

望大夫回朝对我兒講：

你要他赤胆忠心輔汉王休念他娘。

你要他建功勛当仁不讓，

扫殘暴、安善良、定天下、振家邦，作一个开国名将，名标青史、万古流芳！

你要他复仇灭楚項，

你就說：你的娘虽死九泉骨也香。

叔孙通　老夫人呀！（接唱原板）

老夫人且莫作輕生之想，

年迈人受苦刑令人慘伤！

待下官求項王将母释放，

修書事容与他再作商量。

陵　母　（接唱散板）

我宁为玉碎与賊抗——

范　增　老夫人，还是修書的好呀。

众　　快快修書！快快修書呀……

陵　母　罢！（接唱）

拚一死免我兒挂念为娘。

〔陵母伏劍自杀。

叔孙通　哎呀，陵母呀……

范　增　啊！——有請大王。

〔“急急風”，項羽上。

項　羽　何事？

范　增　陵母伏劍身死。

項　羽　啊？好个倔强的婦人。噯！（念）

可恨陵母太倔强，不肯修書招子降。

范　增　（念）甘心伏劍阶前喪，

叔孙通　（念）辜負大王好心腸。

項　羽　噯！（念）

留得賢名万古揚！

叔孙通　啊大王，旣蒙贊揚，望賜棺木，准臣扶柩归葬。

項　羽　好，准予所請！

叔孙通　敬謝大王。

項　羽　掩門！

〔“尾声”，众分下。

——剧終

界　牌　关

前　記

唐太宗征西，秦怀玉挂帅，兵到界牌关，守将苏宝童用鏢打伤秦怀玉。唐将罗通把苏宝童击敗后，又与苏部将王伯超大战，被王用車輪战法刺伤，腹破腸出；罗通忍痛盘腸奋战，終将王伯超刺死，自己也因伤重而亡。

«界牌关»又名«盘腸大战»，描写了罗通不顧生死浴血杀敌的英雄气概。不过，过去的演出，有的使用“彩头”来表現盘腸，舞台形象殘酷、恐怖；另外，王伯超的臉譜扮相也过于丑恶。近年一般演出已逐漸予以澄清。

这个剧本是由武汉市京剧团演員賀玉欽整理的。

剧中人物

苏宝童(武净)	罗　通(武生)	罗　章(武生)
秦怀玉(武老生)	王伯超(武净)	报　子
唐四軍士(紅龙套)	四兵丁(上手)	二纛旗手二兵丁
番四軍士(藍龙套)	四番兵(下手)	八番将(武行)

第　一　場

苏宝童　(內)巴圖魯，催軍！

〔四軍士、四番将“急急風”上，“斜一字”，苏宝童“馬趟子”上。“朱奴兒”牌子，众圓場。

苏宝童　某，西辽国大元帅苏宝童。奉了我主之命，夺取唐室天下。——巴圖魯！

众　　啊。

苏宝童　催軍！

众　　啊。

〔“朱奴兒”合头，众同下。

第　二　場

〔纛旗手随罗通上，“起霸”。纛旗手随罗章上，拉

“四門斗”，二兵丁拉馬分上。

罗　通　（念）白盔白甲似秋霜，白馬銀槍逞刚强。

罗　章　（念）父子双槍无人挡，一片忠心保家邦。

罗　通　俺，越国公罗通。

罗　章　笑面虎罗章。——参見爹爹。

罗　通　罢了。只因西辽下国，打来連环战表，要夺我唐室山河，聖上挂秦怀玉为帅，我父子以为馬前先鋒，約定今日会战。——軍士們，带馬打道轅門！

二兵丁　啊。

〔众双翻小圓場。

二兵丁　来到轅門。

罗　通　接馬！听听打了几鼓。

〔內二鼓。

二兵丁　轅門二鼓。

罗　通　轅門二鼓，元帅尚未升帳，我父子就在馬台石上打坐片时。

〔內三鼓，發点，罗通等分下。

〔四軍士、四兵丁、秦怀玉上。

秦怀玉　（唱“新水令”）

奉王命征討西辽邦，

恨西辽以小犯上，

兴师去扫蕩，

保主錦家邦。

〔吹打，罗通、罗章分上。

罗通
罗章　参見元帅。

秦怀玉　賢弟、賢侄少礼。

罗通
罗章　啊。

秦怀玉　（念詩）

可恨西辽忒猖狂，竟敢侵犯我边疆；

憑俺大唐忠勇将，一战灭賊定家邦。

本帅，秦怀玉。今番兴兵，扫灭番賊，約定今日会战，且听探馬一报。

报子　（上）报。——啓稟元帅：番邦苏宝童討战。

罗通　再探！

报子　啊。（下。）

罗通　元帅！苏宝童討战，待我父子这單槍，

罗章　匹馬，

罗通
罗章　生擒那賊入帳。

秦怀玉　且慢！那苏宝童上陣，慣用暗器伤人。待愚兄先会他一陣，有劳賢弟、賢侄紧守大营。

罗通
罗章　得令。

〔二兵丁拉馬分上，引罗通、罗章同下。

秦怀玉　众将官。

众　啊。

秦怀玉　迎敌者！（唱“前腔”）

鞴馬带槍，誓把那番賊扫蕩。

〔众同下。

第 三 場

〔四軍士、四番将“站門”上，苏宝童上，“步步嬌”牌子。

苏宝童　杀！

〔合头，四軍士、四兵丁、秦怀玉反上，双方会陣。

秦怀玉　呔，馬前来的敢是苏宝童？

苏宝童　然。

秦怀玉　苏宝童！尔无故兴兵犯境，是何理也？

苏宝童　住了！劝尔馬前投降，免作刀头之鬼！

秦怀玉　尔胡說！（唱“折桂令”）

　　　　恁豺狼何須言狂，

　　　　只教恁抵敌不住馬乱兵慌；

　　　　尽都是狐群狗党，

　看槍！

　　　　交鋒对壘似灭螳螂。

〔众軍士分下。二人起打，苏宝童敗下。

秦怀玉　苏宝童，尔往哪里走！（唱“前腔”）

　　　　杀得他遮拦难挡，

　　　　逃亡人馬乱惊慌。

　　　　催騎紧急赶上，（起鼓）

　　　　战鼓声揚，

　　　　助軍威犹如天神，

众番兒难敌难挡。

〔四軍士、四兵丁上，过場追下，秦怀玉追下。

第 四 場

〔四軍士、四番将、苏宝童同上，“小江兒水”牌子。

苏宝童　且住！秦怀玉槍法厉害，再若来时，火輪金鏢伤他。

秦怀玉　（内）哪里走！

〔四軍士、四番将归下場門，站“一条边”。

〔四軍士、四兵丁、秦怀玉“倒脫靴”上。

苏宝童　看鏢！

〔秦怀玉中鏢，众軍士救起，反下。

众　　　那賊中鏢敗进关去。

苏宝童　急急追赶！

众　　　啊。

〔“小江兒水”合头，众追下。

第 五 場

〔罗通、罗章同上。

罗　通　（念）兴兵交战日，

罗　章　（念）何日得太平。

报　子　（上）元帅带伤回营。

罗　通
罗　章　（惊）啊？快快有請。

〔四軍士，四兵丁扶秦怀玉上。

罗　通　啊，元帅怎么样了？

众　　　元帅中了那賊金鏢。

罗　通　噢。——罗章，搀扶元帅后面調治。

〔罗章扶秦怀玉下，四兵士随下。

罗　通　（叫头）苏宝童啊，苏宝童！少时罗爷出馬，要斬尔的首級与元帅报仇雪恨也！（唱“雁兒落”）

准备着整甲胄轡絲繮，

只教恁遇罗爷魂胆丧；

仗金鏢伤元戎忒狂妄，

管叫尔祭槍尖将身亡。

罗　章　（反上）爹爹，元帅还是昏迷不省，如何是好？

罗　通　无妨，元帅中了那賊火輪金鏢，越过百日即可痊癒。

报　子　报——苏宝童討战。

罗　通　再探。

报　子　啊。（下。）

罗　通　抬槍带馬！

〔四兵丁抬槍上。

罗　章　且慢！啊爹爹，元帅命我父子紧守大营，爹爹不可出战。

罗　通　嘍呀！如今元帅被敌所伤，賊兵又来討战；为大将者理应杀敌护国。——众軍士！

罗　章　且慢！爹爹还是不出战的为是。

罗　通　嘟！为父正要出兵，你在一旁絮絮叨叨，出帳侍奉元帅去罢！

罗　章　（无奈地）遵命。（下。）

罗　通　嚟，抬槍带馬！

众軍士　啊。

罗　通　呀！（唱“得胜令”）

　　　　　　凭着俺猛勇誰敢挡，

　　　　　　似天神交鋒这一場。

〔众圓場。

〔四軍士、四番将、苏宝童同上。

〔“二龙出水”，双方会陣。

罗　通　呔，馬前来的敢是苏宝童？

苏宝童　然。

罗　通　苏宝童！你乃番邦元帅，罗爷乃天朝大将，两下交鋒，只許你一刀，俺一槍，两下不許暗器伤人，方为好汉也！

苏宝童　是也。着、着、着！（三鑼。）

罗　通　（接唱“合头”）

　　　　　　两下里明槍战比高强，

　　　　　　不許用暗器把人伤。

〔众軍士分下。

〔罗通、苏宝童起打，罗通打苏宝童下。

〔罗通战四番将，接“杆棒𨂃”，領起，“倒脫靴”，四番将下。

〔苏宝童上，接战，二兵丁送鞭反上，罗通接鞭打苏宝童“篷头”，反走小圆場压苏宝童刀，以鞭打苏宝童左膀，苏宝童丢刀負伤敗下。二兵丁拾刀追下。

罗　通　苏宝童，尔往哪里走！（接唱“前腔”）

勒繮催战馬抖威風忙赶上，

今朝把番奴一扫光，把番奴一扫光。（追下。）

第　六　場

〔四軍士、四番将，苏宝童同下。“僥僥令”牌子。

苏宝童　且住！适才与那罗通交战，被他伤了一鞭。——巴圖魯，回关！

〔“僥僥令”合头，众圓場。

〔四番兵、四番将，王伯超出关迎，王伯超与苏宝童牽馬，同进关下。

〔吹打，連場，众同上。

王伯超　元帅为何这等模样？

苏宝童　适才与那罗通交战，被他伤了一鞭，好不痛杀人也。

王伯超　（叫头）元帅，与某一支将令，生擒那罗通入帳。

苏宝童　好，王伯超听令。

王伯超　在呀。

苏宝童　命你大战那罗通，不得有悞。

王伯超　得令。

〔苏宝童、四番将、四軍士同下。

王伯超　巴圖魯，換袍杀呀！

〔四番兵、四番将带馬領王伯超同下。

第七場

〔罗通換輕甲、持槍、馬鞭上。

罗　通　呀！（唱“收江南”）

只見那旌旗招展似飄霜，

藐番邦，自有勇将挡，

俺这里雄威义勇秉性刚，

自拚着天朝大将定家邦。

〔战鼓声起，罗通遙望敌兵将至，拍馬迎敌。

〔四番兵、四番将、王伯超同上。会陣。

罗　通　呔，番将通名。

王伯超　大将王伯超。

〔罗通持槍刺王伯超胸，王伯超以槍刺罗通馬腿，扫飞脚，接快槍，罗通打王伯超下。

〔罗通接四番兵“杆棒攢”，打四番兵下。

〔四番将上，接战罗通，被打下。

〔王伯超上，蓋罗通“腰鋒”續上四番将，輪战罗通。罗通丟盔，被王伯超一槍刺中肚子，撫伤痛催馬下。

〔四番兵、四番将、王伯超同追下。

第 八 場

〔罗通負伤上，腸出伤口，勒馬。

罗　通　杀敗了哇，杀敗了！适才与那賊交战，俺的槍法一时自乱，被他这一槍……（肚痛）腸挑肚外。望上啊，我主！为臣身带重伤，不能保唐室江山社稷了！（接唱“收江南”合头）

痛灾殃身伤，痛灾殃身伤，

只索去鬼門关上赴战場。

〔战鼓大作，罗通以甲包腸，奋起迎战。

〔王伯超上，与罗通“叉槍”，罗通打王伯超下。

〔四番兵翻上，罗通領起，打四番兵下。

〔王伯超上，罗通夺槍，摟王伯超“扑虎”。

〔四番将上，打罗通下。王伯超起立上馬。

王伯超　且住！适才与那罗通交战，被俺这一槍，将他腸挑肚外，那罗通盘腸大战，眞乃好汉子！

众　　　好汉子！

王伯超　好汉子！

众　　　好汉子！

王伯超　巴圖魯。

众　　　啊。

王伯超　杀！

〔众追下。

第 九 場

〔罗章持書上。

罗 章 （唱“园林好”）

两交鋒战鼓声响，

我意欲助战一場。

报 子 （上）报——罗将軍带伤回营。

罗 章 再探。

报 子 啊。（下。）

罗 章 不好了！（丢書，接唱“合头”）

聞报来心碎悲伤，

小豪杰急前往，小豪杰急前往。（急下。）

第 十 場

〔三通鼓，罗通負伤上，叫营門。

〔罗章反上，出营两望，見罗通，上前攙扶。

罗 通 哎呀，兒啊。

罗 章 哎呀，爹爹……

〔罗章扶父进入，上床，两次取土敷伤。

〔罗章詢父原因，罗通欲告不能言昏去。罗章大慟。

〔战鼓大作，震醒罗通，示意罗章同去杀敌，又昏去。

〔罗章决心杀敌报仇，喚四軍士，四兵丁带槍上，領罗章同下。

〔战鼓声，罗通复醒，唤罗章不见，翻下床来，負痛下。

第十一場

〔四軍士、四兵丁、罗章同上，四軍士、四番兵、四番将、王伯超上。双方会陣。

〔罗章大战王伯超，罗通上，以鞭打死王伯超，罗通亦伤重而死。

罗　章　哎呀，爹爹呀……（唱“沽美酒”合头）

哎呀，报寃仇今在疆場。

〔众同下。

——剧終

統一書号:10069·209

定　价: 0.34 元